

文藝半月刊

抗到底

第25期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出版

迪忱

中華圖書公司總經理

# 抗到底

半月刊

(第二十五期)

從通俗文藝的效用說到它的形式內容(論文)

通俗文藝的技巧(論文)

英烈傳(通俗小說)

馬小姐投親(通俗韻文)

回頭岸(通俗韻文)

涿鹿之戰(詩)

○三八五黑皮車(小說)

一個苦孩子的遭遇(小說)

山居樂(散文)

弔故居(散文)

戰地歸來(報告)

抗戰歌謠

婦女抗戰十二月(小調)

何容

老舍

歐陽山

荊有麟

老向

馬文珍

沙雁

胡來

育楠

老向

賈午

秦光銀

晶清

## 本刊啟事

啟者：本刊自第二十五

期起，委託重慶華中圖書

公司總經售。關於批發訂

閱，統歸該公司辦理。並

增加篇幅充實內容。因紙

價高漲，售價亦略有增加

：零售每期一角，預訂半

年(十二期)一元一角，

全年(二十四期)二元，

國內平寄郵費在內。

# 從通俗文藝的效用說到它的形式與內容

何 容

## ——從本刊的性質說起——

本刊今後打算成爲一個以通俗作品爲主的文藝刊物。說「以通俗作品爲主」，並不是說不重視非通俗的作品，而是要表明我們還不能使它成爲一個完全登載通俗作品的刊物。不能的原因是：(一) 肯寫通俗作品的人還不多，(二) 寫成一篇「應該發表」的作品——在印刷物裏這樣困難的時候——也不容易。

一個刊物，既要登載通俗作品，又不完全登載通俗作品，這刊物的對象也許就成爲問題了！究竟是給那些人看的呢？必須看通俗作品的人，照理說，他是看不懂通俗作品以外的文字的；也能够看得懂通俗作品以外的人，又何必寫通俗作品給他看呢？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解答。像本刊這樣一個刊物，它的讀者多數是自己並不知道看通俗作品的人；而最須要看通俗作品的人，却大多數是不肯化一角錢買一本新刊物的。問題並不在這個刊物的讀者是誰！這是不成問題的，而在這些通俗作品不能收到它應有的效用。要解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對於通俗文藝的效用，應該有進一步！其實是一步！的認識。

在今日一般民衆的經濟生活與教育程度的限制之下，要想使文字的力量直接到達民衆——購買刊物自己讀，可能性是很小的，雖然不是絕對不可能。但是我們不能因爲這個原因，就認爲寫通俗作品是徒勞。一篇通俗作品到了宣傳隊，服務團，民衆教育館，……那裏的工作人員會拿去給民衆唱，念，講，或抄在壁報上；識字的人在民衆圖書館裏看了一篇通俗作品，他會向那些不識字的家族鄰里去唱，去念，去講。通俗作品可以這樣間接的達到若干不識字的民衆。——這是事實，不是想像。如果我們的宣傳工作和民衆教育工作能够更普遍些，通俗文藝所收的效果也就更廣大些。因此，儘管這個刊物的讀者不是一般不識字的——更不是那些不識字的——民衆，我們相信這裏的通俗作品仍然是有效用的，雖然我們也並不以這一點效用爲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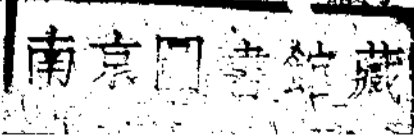
因爲通俗文藝的效用，對於大部分民衆，是間接發生的，我們才不能不採用適於這個條件的形式，就是便於唱，便於念，便於講述，的形式。這也

是我們主張利用舊形式的理由之一。自然，便於唱念與講述並不是舊形式有特點；可是我們主張利用舊形式的理由也不僅僅是因爲它有這些特點，所同時，對於如何創製便於唱念與講述的「新形式」，我們確是覺得沒有把握。因此，我們很誠懇的希望重視通俗文藝而不贊成用舊形式的朋友們，肯寫一些新形式的通俗作品。我們自己雖然只能寫些舊形式的東西，可是我們對於新形式的通俗作品，即使不這是更重視，却也可以說是同樣的重視；我們只希望能夠創造新形式作品的朋友們對於新形式並不輕視，而肯把作品發表在這個同時也發表舊形式作品的刊物上。我們自信我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所以很願意有更多的朋友參加這項工作。

我們決不是一味唱頌舊形式，只是我們確信，形式無論新舊，對於不識字的同胞具有便於唱念與講述的效用，才可以發生效用。自然，寫通俗作品並不應該單顧一部分——即便是一大部分——不識字的同胞，倘若忽略了他們，總是不應該的。就是爲那些能自己閱讀的同胞所寫的作品，似乎也不應該有太多的他所不熟悉的成分。舊形式是他們熟習的形式；通俗的新形式，假如我想的不錯，應該是從舊形式變化出來的而不是從西洋搬運過來的。與原有習慣相離太遠的文藝形式，對於一般民衆，即使是應該學習的對象，也不是容易理解的利器。

再從效用說到內容。現有的通俗作品多半重在「勵抗戰情緒，堅定必勝的信心；最缺乏的是灌輸關於抗戰建國之生活常識的作品。因此在這少數的作品中，軍民英勇抗戰，敵人殘暴，漢奸沒落……的故事，佔了多數；而如何躲避敵機，如何防範運糧，如何增加生產……却是通俗作品裏所缺乏的內容。要把這些常識用故事的形式寫出來，無論韻文也好，散文也好，應該是有用的。自然也許人看到這樣的內容會說，「這也能叫作文藝嗎？」這我們應該聲明：所謂「通俗文藝」本不是一個很恰當的名稱，所以也並不要求每一篇作品都嚴格符合於文藝的條件，只是希望作者顧名思義，利用一點文藝的技巧，以求發生較大的力量。本刊第五期出過一個「抗戰通俗文藝」，沒敢用「文藝」這個名稱；通俗刊物總社，也只寫了「讀物」二字。如果這樣的作品不配稱「文藝」，也請允許我們暫借這個名稱一用吧。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通俗文藝的效用，形式，與內容的意見，也就說明本刊今後所希望達到的目標。本刊還不能成爲一個完全登載通俗作品的刊物，那「不能」的原因，與「不必」的理由，也算預先解釋過了。



# 通俗文藝的技巧

老

假若這裏有一位沒有看過過舊劇或戲曲的文人，我敢，在他心中也許以為這類的通俗的東西不會有什麼講究，只不過是東拼西湊的那麼一堆而已。即使他誤一點點，承認牠們多少有點講究，那也絕對不能與古典的或新興的文藝的技巧相提並論。

對於前一層，讓我們拿舊劇作個例子吧。舊劇之中。我們承認，的確有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可是由大體上說，牠們都有一定的結構與表現方法，絕不是隨便湊成，像一個夢似的。就是那些雜亂無章的東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牠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個劇本，本有完好的結構，與妥當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許因為太偏向台下討好，而把劇中某一部分盡力擴張，甚至於把插編強利可以獨立，另成一劇的地步。這樣喧賓奪主，或化整為零，就破壞了劇本的完整，或失掉原來的意義。有好多次戲吃了這樣的虧，只顧了趕打越火越越，而遺忘了更重要的戲劇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劇本，經過多少演過與修改而越來越簡練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核心。近幾年來，京派的伶人因與海派的競爭，往往以「舊戲重排，全據古本」為口號，而排演「本戲」。這些「古本」多半是沈蘭荃，只得了場子，多佔了時間，並無怎樣了不起的好處。這可以反證出舊劇在生長中也並不是沒有受過淘洗與剪裁，雖然有時不幸而變得很壞。

其所以好與所以壞，都是以證明舊劇並非隨便可以湊成，牠自有牠的方法與技巧。

對於後一層——通俗文藝的技巧是否可與古典的或新興的文藝技巧相提並論，我以為：因為形式的關係，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樣；但這只限於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藝本質與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藝的宣傳性說，凡是文藝作品都要宣傳一些什麼；通俗文藝在這一點上，不但沒有忽視，而且比別種文藝更熱心：一齣戲，一本小說，一段鼓詞，莫不含有很明顯的教訓。因此，民衆雖然大多數是文盲，可是牠們的道德上的裁判與責任，維繫着精神的生命。牠們的這種裁判與責任多是「有詩為證」的：作文官的要清正如包公，武官應忠勇如關公與岳老爺，趙子龍是勇士的象徵，西門慶理當永遠拴在屎桶上……用不着說，這些根據是來自通俗文藝。戲台，書場，不啻是民衆的學校。自然，在通俗文藝中也有許多淫穢的地方，可是淫穢的東西往往是在乾淨的東西裏面包着。當形容潘金蓮得宜的時候雖然極不正當，可是到說她被殺的時候也極嚴厲。拆開來看，是反宣傳，誹淫誹盜；合起來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懲深誅惡。若是能加以剪裁，不致邪勝於正，自仍不失其宣傳的本意。至於那講專以淫穢為主的東西，當然是須禁止，正如別種專打罵色情而無他更高的啟示的文藝作品那樣該當禁止。這樣，通俗文藝在文藝的本質上，實在盡着宣傳與教訓的責任。雖然舊有的時談不大讚許，或想

想陳腐，那不能只責備牠本身。社會上沒能盡到牠應盡的責任也不能不算是罪過。單拿文人來說，有誰在抗戰以前會想到過為民衆寫作一些讀物呢？新的不來，舊的只好自生自存，當然牠陳腐，牠沒有得到一點新血呀。牠正當不正常，牠陳腐不陳腐，反正牠沒忘了宣傳。今日的問題是在如何去矯正牠，革新牠，因為牠確是與別種文藝一樣負着宣傳的使命，而且事實上證明，牠確是有力負着這使命。

在文字上，牠也和別種文藝一樣的具備着文藝的條件。牠有想像，有圖像，有音節，有脫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面上牠沒有佩文韻府和文辭辭典為牠作解釋，拍譯讀，可是牠有清新的詞語，像剛摘下來的果那樣帶着田園的鮮美。牠的對象是來自民間，充分的含有民間的思想與想像。在這一點上，牠也詳比古典的，甚至於新派的，文藝，更多着一些新的血脈，往往使人拍案叫絕。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公平的指出，因為民間的生活艱苦，教育落後，更因民間文藝多半是取讀文的體裁，牠的字彙也有好多是因襲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現新時代的精神，更難以推陳出新。不過，這個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設法彌補的；在彌補這缺陷的時候，我們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牠的優點。牠的優點正同於其他一切文藝的優點，活潑，自然，脫口而出，絕不覺其扭扭，使人悶氣。

劇作的文藝是根據的，通俗文藝的宣傳

這條件。在這條件下，也許牠不學無術的把歷史錯，或誤解某件事實的真意，可是我們不能說牠不是想像的。牠能從水滸傳中單單提出個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說。這武松也許不像原來的個樣子，不但殺嫂打虎，並且作許多與他無關，而恰好是民間願意聽的事情，牠也許會撲滅蝗虫，或求雨；事實是錯了，但想像却充分的活動着。這武松的故事，有頭有尾，有聲有色，有穿褲，有逗着，從放鏡方面看，牠是恩壽得可憐；從文藝上看，牠確自有牠的立脚地。自然，這並不是說，文藝應當曲解了歷史，而是說我們即便準備通俗文藝的歷史上的知識太幼稚，我們可也罷不能不承認牠的想像力的豐富。

在結構上，牠也曉得如何由分散而歸一，由鬆而緊張，由鋪陳而判斷，正如別種文藝的那樣實心機，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詞，也知道這些方法，成爲一個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連唱法也是越來越緊，使事情與歌聲一同走到頂點。

再提到趣味，通俗文藝或者比任何種文藝都更聰明一些，彷彿牠早就曉得「洗刷是文藝的致命傷」這一句話。在一個文人雅士看來，或者以爲通俗文藝中的趣味太低級，或缺乏控制。我承認牠時候缺乏控制，因而觀察討論牠失去了嚴肅的態度；至於低級不低級就很難判斷了！我們至少該想一想再說話。一個不曉得民間苦楚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爲何兩個鄉人爲爭一坩牛糞而打起架來，他當然也就不能欣賞因爭牛糞這件事而來的打趣嬉笑，而指爲低級。這到底是不是低級？誰敢說！或者，一個文人看到野台戲中的包公喝令王朝馬漢去捉鱸鰻燒吃，或包公自己背着錦繡綉鞋路，他也許說

這是庸突包公，趣味低級。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

，這種形容正是民衆把包公看成爲與他們痛癢相關的人，是關切而不定庸突。至於要使民衆都知道每個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去配備每個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決民生問題與教育問題，而不僅是文藝本身的問題了吧。還有，有些文人以爲通俗文藝中的言語往往不大乾淨，故且之爲低級。這也要看牠所要求的效果是什麼，而不能專以粗俗與否定其低級不低級。言語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隱淫邪的強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貴，故意掉書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嘔，亦是低級。所謂低級不低級的判別，似乎宜以立意與效果的是否無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實及言語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藝生長自民間，牠表現着民間的思想，反映出民間的生活，也就從民間的生活與思想中去找出現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牠的宣傳力量。我們不能否認牠的趣味有時低級，可是我們切不可因爲不了解民間生活，而把所有趣味都斷定爲低級。

如上所述，我們知道了通俗文藝在各方面都有牠的基礎。牠並不是胡裏胡塗的那麼一團。明乎此，再去談牠的技巧，我們便不專從技巧上找技巧，而應更進一步的由技巧想到文藝共同的原則。這樣，當我們製製通俗讀物的時候或者也不至于一意摹仿，而忽略了創作。專是摹仿，自然自始至終是着眼于技巧，而迷于技巧之中，且漸漸的變爲崇拜技巧，忘了改革與創造。結果，所摹擬的只是個空的架子，是種假的小玩藝，不能成爲有生命的活東西。

依據着上述的理由，我覺得通俗文藝有三難：

不易通俗，不易有趣，與不易悅其。

先說何以不易通俗。在一切文藝創作裏，好的總是脫口而出，喜怒哀樂寫成文章，壞的總是蹙蹙扭扭，矯揉造作。因此世界上咬文嚼字的文章多乎現成自然的文章，也就是說，俗實難于雅。秀才會作八股，而不會寫家信，並不完全是個笑話。寫作通俗文藝，言語首先給我們許多困難，文雅的字，有書史辭典幫忙；民間通用的字彙，無書可查，非我們自己到活的社會中去找不可，這就難了。一般的語言而外，耕作有耕作的，買賣有買賣的，各行各行的，各業有各業的，特用語；這就更難了。把這不住活的語言，便沒法形容出真的事情，新穎的文藝如是，通俗的文藝也如是。不過，通俗文藝既是爲民衆寫的，就比新穎的文藝更不能將就；牠必須通俗，俗到連不識字的人也能聽懂的地步。抗戰以來，大多數的通俗文藝作品，在言語這一方面，犯了兩個毛病：（一）以雅代俗，（二）以舊代俗。前者是出于老一些的文人。他們習慣作舊體的詩文，知道一些舊詞或舊語的方法。所以他們所作的戲或曲，只是應用了舊的套數，而新語則仍是舊文雅。因爲文雅，所以牠們寫不來動。他們的通俗字彙既不够用，即使他們肯用，而形容近代戰爭與事實的字又極難從舊文學詞彙中找到，他們沒辦法。後者或較勝於前者，他們拒絕而求俗，可是也不真知道民衆的語言，於是就把戲劇與歌曲中的舊調陳詞拿來，裝璜一下，多少要有點通俗的色彩而已。這路作品裏面，也許上句是「打到日本帝國主義」，而上句是「教小鬼們見國王」。這怎能成爲美好的宣傳品呢？以文雅支持通俗文藝根本是矛盾；民衆若是能了解史記漢書，便無須有刻美案與譜

子進燈了。以「見國王」地流平」而前存「說根髓」，等屬詞來支持通俗文藝，至多只能得到一點「不得已而爲之」的原諒，因爲通俗文藝須有韻，而韻又須有變化，所以有時很難離開「前存」或「地流平」了。可是這種不得已的辦法只是一時救急，決不應視爲通俗文藝發展的正路子。民間有許多比「前存」更自然更有力的詞，要當破一番工夫找出，運用，不可以舊韻文爲標準，而擱住去路也。

作通俗讀物，照上面所說的看來，用韻用字不但不能故意求難，且須時時留神自己的筆，深恐略一疏忽，即無意中的寫得太深了。我們不以難取巧，而以在通俗中還能活潑跳躍見勝。要俗，要活潑，所以避雅，並且要避腐，凡是陳腐的也必是該淘汰改革的，我們應隨時隨地矯正之，不可因循偷懶。

再說通俗文藝何以不易行。求通俗通俗已屬不易，求全篇的意思通俗則更難。這是可能的：我創發靈心機，字一不有的，完全用民衆習用的語言，寫成一篇文章，而結果依然不能教民衆了解。第一，我們用民衆的話給他們介紹一個人，或一件事，按理說他們應該聽懂了。可是假若這個人，這件事，與百姓們毫無關係，他們就難感到趣味，而茫然不解。譬如：我們使抗戰的某大將爲一齣戲的主角，畫着姜維式的花臉，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以表現其英勇的精神及抗戰的決心。這齣戲（姑且本認打花臉等辦法是對的），設若拿到一個山村裏去演，就許毫無效果，大家莫明其妙。因爲在這個村裏，沒有報紙，根本不懂得那位大將是誰，沒有

且這齣戲，怎能怪民衆茫然不解呢？聽了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容易受感動，此所以鄉間雷聲了老樹，必謂樹上有巨蛇或惡蛇，因爲蛇是會害人的；若單言老樹，則關係甚微也。所以，單單用了民間的語言，而不計算人物事實與民衆距離若干，往往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實人物都要切近民衆，由他們所習知的事實引入抗戰，纔是好辦法。第二，我們努力採用了民間的語言，而陳意過高，譬如用俗話寫成一在抗戰建國的哲理，其中沒有具體的故事，沒有有形的形容，自難爲民衆接受。不錯我們爲抗戰宣傳，須把其中的道理給大家說得明白，可是也別忘了文藝須有具體的表現，不但要大家明白，且須使大家受感動。一個心中很明白的人，也許因爲算計得太細密了，而一毛不拔，心冷如冰；一個受了感動的人，總會熱血沸騰，捨身赴戰。新文藝在民間的失敗，就是人物事實思想都與民衆隔離太遠。

通俗文藝的興起，首當彌補此缺陷。一方面要給民衆以精神食糧，一方面要掃蕩現在民間的陳腐物，那麼，我們就必須從民衆的生活裏出發，不但採集他們的言語，也用民衆生活，民衆心理，民衆想像，來創造民衆的文藝。除非我們成見的看不起民衆，這工作實在不是低卑無聊的。我們要發動民衆，而民衆並不是一些橡皮袋，一打氣就會鼓起來的。民衆有他們的生活，與生活上的困難，他們既非超人，所以他們在一方面有候賜義胆，在另一方面也很注意自身的實利。所以我們必須有民衆的想像，我們纔能一針見血的說到他們的心坎。在正面，他們有他們的義憤；在側面，他們有他們的諷刺；在道出他們的義憤與諷刺的時候，他們有就地

我們不但要去學他們的言語，也要思索言語中的生活背景；不但只看一看他們的幾句歌詞，也要注意他們的談話談話談話談話談話談話。明白了活生生的民間，把握住那活生生的語言，我們才會和民衆一樣的去想像。以前上所賣的小唱本等爲我們的範本，是絕對不妥當的，那些小冊子中，有是民衆的簡文藝的影子；真的本子在歌者們的心中；有的只是民間文藝的戶體；活的文藝在民間也是隨時改動的。

如果照看上述的辦法來寫作，我們無疑的能寫成相當好的東西，因爲我們不只要摹仿個一兩個，而更主要的是向生活到這苦來的有血有肉的文藝。

不過，在現階段，民衆中還有大半是不識字的，所以不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必須重看韻文。因爲牠便於口頭宣傳。這韻文談話通俗文藝何以不易發生的問題了。現存的民間文藝，除了詩歌，差不多都是韻與音韻的：戲劇，被到，歌歌，山歌，童謠，一都是韻文。這些韻文裏，有的是「數唱」，沒有樂器伴奏；有的呢，是伴以絲絃或管樂，有的在樂器之外，還須有舞蹈。這樣，我們創作韻文的時候就大大的受了限制；除非我們能馬上創作出新的音樂，新的舞蹈，我們就非利用舊的套數不可。單由一個人便能創作出一篇新文字來，一個人可不易把樂，舞，都一下子創出！就是改革一部分都不容易。人才之外，時間與金錢，在抗戰的今日，恐怕也很難允許作大規模的革新的運動。有這麼大的困難豈在我們的前面，而我們又不忍沈默，非作出點東西來不可，我們的工作可就非



音樂，音樂，我們就不十分自由了。語言在紙上是「回事」，到了歌腔韻調上便另是一回事。「死你你」也許比「教你見國王」少着一些迷信的成分，可是得到某一歌腔上，牠就許不如「見國王」好唱好聽。新字新詞理宜隨時用入新的通俗作品，可是牠們沒有受過音樂的洗禮，在紙上牠們倒頗活潑，在口上可就軟弱無力了。我們必須于字俗意俗而外，還得教牠們有音樂之美，而且，這音樂之美還不能僅僅足以滿足作者自己的期許，即算成功，牠得能上絲弦或笛管。

爲解決字音這問題，我們非知道點音韻與音樂不可。知道了一點民間之字的音韻，我們便會差不多的把文字調動得能够歌唱；句的長短，字的多寡，都能不太離格。知道一點音韻，則即使所寫的通俗韻文不預備去上演，也能使文字多了一些音樂之美，好念好聽。至於關於音韻音樂的詳細說明，另有別人撰稿，就不在此多贅。

以上是出之於的共同原則，及通俗文藝特有的形式，講說通俗讀物的作法。以下再對戲劇歌詞等作法略略加以解說。

先說戲劇。

舊劇有許多種：二黃，川劇，漢劇，梆子……每一種戲中都有牠特殊的講究。腔調，念白，行頭，臉譜，鑼鼓等等都自成一套，恐怕一輩子也學不完。

那麼，我們怎樣去寫牠呢？我以為，要寫劇本，當然先須明白點戲劇的技巧，不然就無從着手。看戲，和討教一些歌唱的法則，不是什麼很難的事。略知道了一，我們們很可以放胆的去寫，因爲演

正變動！大題沒有一個劇本能不增減一字就恰好能上演的。關於哪一種板怎唱，哪一項開打叫作什麼，臉譜一共有多少樣，都容易打聽到，而且還有幾本專書可作參考，無須在此多說。重要的倒是在略知唱法板眼後，如何去寫一個劇本。職業的演員們知道台上的規矩，用不着我們去教他們；他們所缺乏的是劇本。他們有能力去把一劇本，按着舞台經驗而改正而演出；他們可就不會寫出一本有新內容新思想的戲來。所以，寫劇本是我們的事。寫出了劇本，把要緊的地方向排演者說明，給他們以改正之權，但一定不許他們把宣傳的本意刪去或弄錯；這樣雙方能合作，一本戲就能很順利的演出。這樣寫過演過一本戲，我們對於舊劇中的規矩或者也就知道個大概。

再者，近幾年的各種舊劇，因交通的發達，與營業上的競爭，都有一些變化。以二黃戲說，因受了海派與文明戲的影響，行頭，唱法和佈景，已有不少的改動。梅蘭芳博士從西洋回來以後，就把鑼鼓敲起來，不在台上飲水，而且摹仿着西洋歌劇那樣把歌詞用力唱出。在老內行看起來，這些改動都是大逆不道，對不起祖師爺的事；可是他們儘管搖頭，而阻止不住這種改變。在新編的漢劇裏，我也見到，摹仿海派的各角色聯唱，連唱腔也是摹仿麒麟童的。因此，我們來寫舊劇劇本，滿可以不必完全照貓畫虎；改動一些是無所不可的，有好地方一經改動，就不易馬上被民衆接受，可是硬幹下去，看慣了也就一樣的行得通了。在廣東戲裏，周瑜戴維尼爾，而小喬穿高跟鞋；在川戲中，老爺穿古裝，而小姐露着胳膊！我們不必拿經驗與二戲若

已沒落，而二黃也在改變中；牠們的規矩越多，便越衰敗，因爲牠們自己壞上了小脚。我們寫劇本，不妨自由一些，在不不得已的破壞而外，還應漸漸次建設，把新歌新景與效果什麼的都設法增加進去，使與話劇接近。我們須虛心去討教舊的辦法，也須勇敢的漸漸給牠輸入新的血脈。

當我們上學的時候，除爲知道一些規矩而外，還要客氣的去思索判斷。一般的說，在二黃戲中，二黃宜于穩安詳的西皮宜于瀟灑爽的，劇情：慢板宜于鄭重的，快板宜于昂昂的，陳訴。劇中先二黃而後改四皮，或先西皮而後改二黃，在我們心中就該有個尺寸。不可隨便改變，不可改得太快。若通體用二黃或西皮，則因劇情的發展，自然是越來越快，先慢板，而後快板，就是散板的應用，也自有牠的用意，不重要的角色，或不重要的事實，自宜以散板隨手弄過，可是有時候也因爲加重表情，故意用散板，演員可一時的清楚唱出，而腔又活動無板眼的拘束，是爲表情之助。職業的演劇者，可能詳細細細爲我們解說某板某板的唱法與規矩，可是也許就說不出那腔那板在全劇中的效果。所以我們自己須加以揣摩。還有，大段的歌唱放在什麼地方，也應想過。一般的說，一氣唱上幾十句或百餘句的辦法，現在已不大行得通了，第一因爲演員不能都有好喉嚨，好身體，當然對昆生畏，不敢演唱；第二，歌唱過長，便妨礙了動作，往往費力而不討好；第三，在給民衆扮演新內容的舊戲，處處須力求明晰，不能多以歌唱述說，因歌腔往往阻礙劇詞的明顯啊。我們不妨多寫幾句唱詞，雖然不必一氣要百句，那喉嚨好的演員可以多唱

，或少唱幾句而句句拉腔，那少唱幾句也可以少唱，或多唱而不必拉腔，時間正自相等。我們須給演員許多預備詞句，而後任他選擇詞句。這較長的歌，放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爲最好使牠負有抒情的作用。用說白，用動靜，已把故事發展到一段落，台已漸漸清淨一段是什麼事，再利唱歌唱陳述或感訴，即使腔調稍複雜，聽不清唱的是什麼，仍能以歌唱之美動人，仍能使劇情增色。每逢用「一言難盡」叫板的時分，須留神所唱的必是聽衆們已看明白了的事情，不可突然而來，致使聽衆因沒聽清歌詞而也摸不清故事發展到什麼地方去了。在話劇中，後來的事必須預爲暗示出，以備發展；舊劇亦宜取此法：既爲民衆表演，暗示或仍恐不足，必屢屢提醒之。至於開打，亦宜活動；北方的戲多重武工，南方的則不甚放寬；故劇本中的武場不可太固定，要能減去開打而仍能戲，或減少開打而不致損失劇情，庶可免去許多困難。總之，爲民衆寫劇本，宜知舊的套數，而不可取法太高，結構太死，以致失去神韻性。以曲二黃爲範本，則劇本宜力求緊鍊，場子越整越好，使之一氣呵成，無懈可擊。此等劇本宜出演于都市；一到鄉間，便許因整齊而被視爲死板，因嚴整而障礙了劇情的明顯。所以爲鄉間預備的劇本稍爲瑣碎一點或者倒能收效較大。關於說白，行頭，等事亦本此旨，不必一定非合某派的規矩不可。一個有伸縮性的，可通融的劇本，略加改動，即可應用於數種不同的戲劇上，二黃可改爲漢調或秦腔也。

鼓詞比舊劇簡單，較易創製。可是，唯其爲簡單，容易成篇，往往寫者就忘了把牠寫成一段有情節。戲則必須有故事，因爲須拿到舞台上表演；鼓詞則靠說者一人說唱，故沒有故事還能成篇人說，于定作者也就得容易把一套空論作成有韻的歌詞，而稱之爲鼓書。其實，鼓書雖非戲劇，但當歌唱之時，唱者手揮扇送，且唱且作，實一人而兼充數人也。小曲因爲字少腔簡，可僅作抒情之用，鼓書則長起來可演說整部小說，如隋唐與劉公案等，這的亦須自成一段落，容納一個小故事。舊的鼓詞中，也有不說故事的，但爲數極少，且別具作用：如在會合中的誇詞或喜歌，通體皆諷諷之詞，無具體的故事；或爲宣傳某項知識，如全國山名水道等，其作用等於通俗讀物中的「雜字」。此外，則大都以演說故事爲主，而略含教訓；以事感人，以理勸戒，深合文藝的原理。我們擬製新詞，對於新知識之灌輸，也可以作些有「雜字」作用的東西，如新式軍械的說明，或防空常識等。至于爲激勵愛國精神，堅定抗戰決心，則仍當以具體的故事，寓勸勵之意。

通常在都市中演唱的鼓詞，大概以一百五十句爲一段。在這樣的一段中，有時容納一完整故事，有時僅爲一故事的一部分！即稱爲一本。在鄉間演唱，大都以二百句左右爲一段，一段唱畢，稍爲休息，即接唱第二段；有十段左右可供演唱半日之用。都市中的，段短而腔繁，每段雖僅百餘句，亦可佔廿分鐘左右，故無須說白；即有說白，亦僅在上場時略道故事的情節，或僅報告要唱什麼節目。一唱起來，即不再說話，以求一氣呵成。在鄉間，因腔簡，故句多。爲省些力氣，爲說明前後段的關係，都有隨時加入說白的必要。抗戰鼓書，頗可取此更添些力。

在鄉間，每于唱正段之前，先唱幾句套越，如：「八角戲中的高調，所以靜聽聽言也」然其詞歸正傳，但仍有套句誇飾，顯明全體大意。在都市中，則開口即唱正傳。

詩篇通常爲八句六句四句。詞較難，平民較嚴，這用莊嚴，鄭重的提揚全體大意。也有只用兩句的，或甚至完全不用，而專門見出戲說出故事者。在鄉間，詞，可取後法，不必迂迴，而一語道破，例極簡快。

戲的說，其詞首段總先介紹出人物，而後隨故事之發展，隨時繪景繪情，而至于點頂：最後略示教訓。

歷史上的人物較容易描寫，有時只須描繪他在這一段故事中的服裝態度即是，因爲聽衆早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也。描寫一個新人物，則須簡而有力，幾句話即抓住一耐相與個性，實非易易。假若簡而不精，還不如多說幾句。鄉間之唱武松者，往往以數十句形容三隻拳頭如何厲害，爲打虎先壯聲勢。此雖有失剪裁，而聽衆對形容總比對說理更感興趣。

介紹出人物，即須說事。在敘事中必見情景，以俗淺的文字說得動人，以細微的情景表現重大的事件。人在事與景中，有狂呼，有悲歎，有大笑，有細語；敘述雖限于篇幅的簡短不能複雜委宛，而動作音容都能活現，和唱戲相仿，亦自動人。有了人，有了事，須在人與事發展的高潮前，故作還家，或言感前，或寫景物，或描述一瑣事，然後再轉回，則于力求簡而有力，以易于演唱。



# 英雄傳

## 歐陽山

官寨是位置在廣東番禺縣境，小北江上游的一不顯以兵生命，冒險再犯官寨，這回來的是一批新到大鎮，和麻省鄉相近，離粵漢鐵路也祇有二十里。那裏物產豐饒，人口衆多，況且來這可以橫截粵鐵路，北上可以直達清遠縣城，西至清遠大道便可直取三水，南下便可以完全控制佛山的公路，形勢非常險要。

殘暴的敵人日本，在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攻進廣州市之後，便看準了官寨這個地方，天天打算，百般計劃，要派這雄厚兵力進佔該鎮，來達到他鞏固廣州外圍，開闢粵漢鐵路，同時控制清遠、三水、佛山三地的詭計陰謀。

那時防守官寨一帶的是X X X師X X X團的兩連人馬，素以勇敢善戰出名。日本軍以是疲乏殘弱之衆，妄想進以官寨，豈不是自尋死路？敵軍軍官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可是又不能不設法滿足他們自己那獸性的慾望，於是經過多方抽調，結果集合了兩中隊六七百的兵力，直向官寨進犯來了。

日本軍隊戰戰兢兢的走到半路，便遭遇了我們便衣隊的奇襲，原來我們的司令部早已看出日本強盜的劣計，便以一連人留守，一連人出擊，另派當地壯丁組成便衣隊，中途埋伏。出擊的一連勇士，等候便衣隊鎗聲一響，敵軍被殺成殘段的時候，便一齊奮勇爭先，以一當十，把日本兵殺得落花流水，大敗而逃。經過這場敗仗，日本兵退回賊寨的不到四百人，這是十月二十四的事情。

到了同年十一月一日，日本賊官老羞成怒，便

自國內調來的精兵，人數大概有一千左右，準備搗毀我們那個大鎮了。我們的司令官成竹在胸，不打算跟賊兵賭命，便下令叫留守官寨的弟兄退却，祇留下一排人擔任掩護。讓賊兵稍銳之衆先撲一個空，然後慢慢想出妙計把他消滅。

這一排忠勇戰士，奉了命令，叫他們盡量拖延時間，能守多久便守多久，於是三人一羣，五人一隊的扼守入鎮的兩條大道和鎮旁東南西北的四座炮樓，決心死守。賊兵不知虛實，離鎮還有一公里遠，便將一千人展開大包圍的形勢，而且機槍步炮，胡亂轟發，一時炸聲齊鳴，磚瓦亂飛。我們的掩護部隊看見敵人無的放矢，知道這是敵人慌忙心虛，便不去理他，直到賊兵走近鎮旁，方才一齊還擊。說也奇怪，這一排人和近千的賊兵相持，居然也守到三個鐘頭，不許敵人進鎮，以一個抵檔三十個，雖說是日本兵沒有本領，可是我們戰士的勇敢也實在是驚人呢！計自上午九時戰到正午時分，到底我們寡不敵衆，官寨便告失守。我們犧牲了幾個戰士，敵人的死傷數日在我們三倍以上。

這時全鎮都給敵人包圍佔據了，祇有西邊的一座炮樓，仍在我們掩護部隊的死守中。這炮樓本有七個弟兄據守，但有兩個已經陣亡，現在剩下五個弟兄了，這五條好漢中爲首的一個叫做魏賓，是一個上等兵，其餘的四個都是一等兵，叫做李大功，楊五，金說，吳國康。在廣東，到處鄉下都有這樣

形容人，這等事，不怕人如何高偉，事多麼重大，心須利用民間習用的語言，使深入淺出，必須從民衆生活中表現出，使易了解。不可貪雅，更不可忽略了聽衆是誰。

板眼腔調雖多，但大體說來，能把七字句寫好——即寫得平仄胸胸，無難吐的首；詞三有節，無纏嘴之處，就可適用。演唱者爲行腔運字的活動，很會把七字句變成九字或十一字。以音平仄，一句之中雖不必嚴格的用律詩的辦法，但必須爽則自然；一氣用四個平聲字或五個仄聲字，當然不會美好。七字句中自然變成爲二二三「跪倒，磕頭，眼紅」；有此基礎，再變爲十字，譬如「小幼主，跪倒，眼紅，眼紅」；亦甚順口。反之，若寫成「跪倒，眼紅，磕頭」，則本句沒法唱，增多了字，仍不能唱。

被詞用韻甚寬，不必照詩韻，只要合韻即可。北方有十三道韻，有專書可查；南方可以就南音斷定。不過南方所用的韻，由北人聽來，即有不合韻的地方，如南方可以把「陳」與「成」押在一處，而北方則「陳」在人辰韻，「成」在中東韻，絕不相混，不可不知。

韻皆用平聲字，爲鼓詞中的通例，鄉間所唱的除子，及擊彈大鼓，往往也有混入幾個仄韻的時候，京音大鼓則極嚴格。上句尾既是仄字，下句的韻又是仄聲，當然唱不響亮；雖有時不得已而可通融，要當以平聲韻爲準則。京音大鼓，對韻律最講究，近年來且有上下句都用韻的趨勢，如「勸君莫把國仇忘，努力齊心打東洋」，「忘」仄「洋」平，均在一韻，唱起來非常悅耳。不過，一韻之中，不

的炮樓，或是方的，或是圓的，兩層高的或是三層高的都有。佔地不多，可是極其堅固，鄉中遇了每逢賊人到來劫掠，便伏在炮樓和賊人作戰，現在這五個弟兄利用了這堅固的炮樓和賊兵堅持到底，敵人也莫奈何呢！

他們五個人正在各據一個炮眼，朝敵人瞄準放槍，異常沉着，忽然看見一個同排弟兄，叫做羅蝦的，從前面的樹林上跳下，拖着步槍，直奔炮樓而來。羅蝦打開大門，讓羅蝦閃進去，又把大門緊緊關好。這時村中槍聲已經逐漸稀少，祇聽見鴉飛狗走，人聲嘈雜，呼喊叫罵，鬧個不休。村民拖男帶女，背着包袱，挑着行李，向北邊逃命，日本賊兵的大隊從東南圍進村中。羅蝦一進炮樓，便大聲叫道：

「！不好了！敵人的大隊已經進村來了！我們的弟兄都完了！……我們走吧！」

羅蝦一聽，不覺火氣上心頭，便大聲一喝道：「！誰說走的？誰要走的，現在我們四個都還有退路，走到那裏去？這正是我們顯顯本領的機會，難道這錯過牠嗎？羅蝦他來得正好，我們六個人守住這個炮樓，看日本小賊有什麼本事進得來！」

羅蝦一聽，覺得果然有理，便朝其他四個人發問道：

「！你們打算怎樣，也跟我大哥一樣嗎？李大功，你怎麼說？」

李大功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當下把臉朝着來人，笑着回答道：

「！大哥說得頂對，我們不止要守住這座炮樓，還要想法子把來攻的賊兵消滅他一百幾十呢！」

羅蝦又問五個道：「！那裏，你又怎麼說？」

楊五的性子最暴躁，連想都不想就回答道：「！我們有什麼說的！來一個日本小鬼我就殺一個，來兩個日本小鬼我就放兩鎗。子彈打完了我就衝出去，見他一個殺他一個！就是這樣辦。」

「！你呢，金悅，還有你呢，吳國康？」羅蝦又問其餘的兩個弟兄。

金悅看見他問長問短，知道他立志不堅，便鼓勵他道：「羅蝦，你可記得我們長官的命令？命令上明明白白的叫我們掩護退却，能守多久便守多久，我們祇有依從命令行事，這事不退便了。」吳國康正發得起勁，看見羅蝦這樣，早已睜他不起，便不高興回答，祇冷冷的說道：「！你打你自己那一份仗好了，問別人做什麼！」羅蝦聽見眾人答話，都堅強痛快，便再不提走的話，拿起鎗桿，跪在鎗眼底下，和大家一同守衛這官寨的最後一個中國炮樓，羅蝦看見羅蝦也同心轉意，便一團高興的對大家說道：

「！既然如此，我們大家算得上同心同德！日本鬼子能够用大炮炸碎我們，也能够放一把火把我們燒成灰，可是他却没有辦法進這座炮樓！」

話剛說完，忽聽得一陣鎗聲，從不遠的地方打來。子彈打在炮樓頂上和磚壁上滴滴答答的響，有些子彈噹噹的飛過炮樓後面。原來有五十個日本兵要來奪取這座堡壘了。羅蝦指揮眾人，齊心應戰，打了半個鐘頭還是相持不下，羅蝦到底沒有鬥志，他數數自己的子彈，已經不到二十顆，正在不知怎樣才好的時候，忽然看見自己的前面三十公尺，又增加了十多個敵人，還加上二挺重機關鎗，便覺渾身毛骨悚然，大叫一聲，便朝門口奔去，想開門逃走。吳國康忽然回頭，看見羅蝦要動身，立刻

「！你別走，你別走，你別走！」

「！甚多，而且音律也許很少；仄聲詩寬，而或者狹窄。光是押一道韻，未必給作者以不少，若上下用兩道韻，則限制又增了一倍；再遇仄韻聲不同，有上無下，或有下無上，則困難多。所以，爲求句子好聽，不妨試用兩道韻的辦法，但不必拘拘于此，以免因擇韻的關係，而把句子反弄得死板呆滯了。」

通俗韻之中，以戲劇放言爲最難作，因爲這兩種東西裏包括着文字，音韻，音韻，故事，和其他的好幾方面的問題；任何一方面的製用或改造，都須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而且這一方面的改造，受着別一方面的牽扯限制，而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我們若先從這兩種東西去試驗，則方面既多，所獲必廣。試作了一首鼓詞，則對於無有故事的小曲自然不會無從下手。

小曲的調子極多，大致都平易好唱；因爲平易，所以很難容納昂貴的詞句；至于那些艷詞，更不用說，自然是會把多麼好的內容也帶累了的。因此，我們必須留心選擇曲調，切勿隨便填詞。太廣的說，腔長則散，腔柔則情靡，故不如腔少而可快唱者之易于敘事，也容易激壯。再者，小曲簡短，正如新的抗戰詩歌；利用小曲既有以腔容詞之病，倒不如把新詞新譜，使歌詞通俗，歌譜簡單，易學易唱，既合理，又合算。小曲的調與譜，因此，也就在這裏介紹其分析了。（完）

放下步鎗，一步跳了回來。他一面死勁把羅蝦抱住不放，一面大聲道：

「羅蝦你可是瘋了？你現在跑出去，要叫日本鬼子把你打成一個豬鬃一樣呵！在這里還能守得住，出去祇有死路一條！」

羅蝦一心想逃，顧不得外面危險，也聽不見朋友的好言相勸。祇見他拔出刺刀，高舉過頭，便打算向吳國康背脊刺下。說時遲，那時快，羅蝦看見事急，要動說也來不及，便將鎗頭一橫，對準羅蝦頭部放了一鎗。他的鎗法果然十分準確，這一鎗正打在那叛徒腦上，結果了他的性命。

可是這鎗雖然已死，却誤了大事。你想百多個日本兵在外面圍攻這炮樓，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打他們才甘心。這是多麼危急緊張的生死關頭，祇要一有鬆懈，便會遭敵人毒手的。果然，吳國康和羅蝦正在因為羅蝦分了心神，火力一停的時候，敵兵看準機會，趁勢一衝便已衝到炮樓門口。

那十幾個日本兵衝到門口之後，用刺刀，鎗托，木棒胡亂撞門，有幾個舉起手鎗朝門內連連轟放。吳國康丟下羅蝦，正待回身檢起自己的步鎗，不料敵人已經衝到門前，他祇好不顧一切，用身體沒命的把門抵住。這一條好漢不到一盞眼工夫就中了敵人鎗彈，做了神聖的犧牲了。

大門撞開之後，後面又有二十多個日本兵一擁而上，合共三十多個人，一直衝進炮樓。羅蝦，李大功，楊五，三個人躲在牆角落裏站着，上好刺刀，準備肉搏；金悅完全沒有想到防禦，一樣上好刺刀，直挺挺地站在炮樓當中，朝敵人怒目而視。

那三十幾個禽獸一進炮樓，直向他們四個人猛撲而來。金悅因為四面受攻，不久便倒下，他那英

魂跟着吳國康去了。羅蝦，李大功，楊五這三個人奮力砍死了五個敵人，砍傷了十多個小鬼，一直打到刺刀口捲缺還罷不了。到底我們人少，寡不敵衆，剩下的十幾二十個賊兵一擁上前，把他們三個抱住，任你有三頭六臂，這時也動彈不得，沒奈何，羅蝦，李大功，楊五都被生擒了。

敵人的主將是大隊長內田寅莊，這人詭詐百出，狡猾異常。他知道空蕩了我們三個弟兄，一心想從我們的三個弟兄口裏，打聽出我們主力部队的所在，好去呈報上司邀功。因此他故作寬大，只隨便問了幾句，立即叫人把他押下，好生款待。

羅蝦，李大功，楊五這三個人，真連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平日抱負何等雄壯的殺敵企圖，今天却做了敵人的俘虜，大家都垂頭喪氣，非常不快。這裏是敵人的大總部，他們就被囚禁在太陰部後面的一個套房裏。房中陳設雖然簡單，倒是有幾張几，有櫥有椅，還弄齊備。屋頂有四個小小的明瓦窗，通點光線，前面祇有一道門通出去，門外站着一個衛兵看守。吃飯的時候，廚房把飯菜送到房裏來，居然有菜有湯，又有上等白米飯，待遇很是不差呢！

他們三個人知道同是必死無歸的了，也就不去憂愁。看見飯菜不壞，便狼吞虎嚥的大嚼起來，預備死也做個飽鬼。吃過飯後，三個人擠做一牀，和衣而睡。到底是戰俘有點眼光，他想日本兵對他們這般客氣，其中定有奸謀，於是祇低聲向李大功和楊五說道：

「我們奉了長官命令掩護退却，打到這般田地，可說已經完成了任務，盡了掩護的責任，問心無愧了。現在束手被擒，自然無話可說。除非我們

三個人仗義，把這俘虜救出去，不然的話，我們除一死無餘了，沒有其他的出路可走。不過我們到死為止，有一口氣總得出一口氣，就是身爲俘虜，也不白死，你們意下如何？」

李大功和楊五齊聲應道：「極是！極是！」後來羅蝦又說道：

「我想東洋鬼子，素來狠毒殘暴，對待俘虜，兇到不得了。棍打刀戳，繩吊板壓，又有鼻孔灌水，頭上點燈種種毒刑，——祇爲何對我們要這般客氣？剛才我看那賊官畜生，相貌不端，如今這麼好的房子，這麼好的菜飯，款待我們，恐怕其中有什麼奸謀鬼計，詐騙行爲，我們一定要小心提防才好！」

當下兩人連聲稱是，並且三方約定，要是日本營生想問他們打聽什麼，大家扮個一死。一句話也不講。這時大家疲倦已極，不多時都沉沉睡去了。

到了半夜，賊兵大隊長內田寅莊忽然提領們問話。他們知道太難已到，祇是各自都下了決心，便也不怕。走到前面一間客房裏，內田寅莊早已坐在那裏等候。羅蝦看看四面牆壁都掛着皮鞭木棍，懸繩鐵棒，知道大概死是死定了的，倒反而平心靜氣，毫無牽掛。內田寅莊笑臉相迎，叫他們坐下，便向他們直問道：

「你們肯加入我們日本軍隊麼？你們剛才打得真不錯呀！」

李大功聽見那賊官也會說廣東話，不覺笑了起來。他沒頭沒腦的說道：

「呵！呵！倒聽不出你也會說我們廣東話哩！內田見有機可乘，便也笑着回答道：

「怎麼不會！將來仗打完了，我還要搬到你

們廣東來住呢。我的廣東朋友多得呢！

急性子的楊五聽見那賊官這般大膽胡說，早已忍不住氣，便冷笑說道：

「仗打完了，恐怕你們日本軍官都死得精光，一個都不剩了。就是剩下你一個，你要到廣東來住，恐怕我們政府也不答應呢！」

內田聽見這五這樣侮辱他，臉色變了一變。可是他仍然詐做沒有聽見似的，厚着脸皮說道：

「閒話不要多說，你們到底願意投降麼？」

三個人一致搖頭拒絕。內田見這一行不行，又退一步問道：

「好，你們想回家去麼？那也可以，祇是有個條件，你們把你們的部隊帶走，長官，人數，武器，現在駐紮什麼地方……通通告訴我。我打聽清楚，就可以放走你們。」

鰲賓曉得那畜生要着着進逼了，立刻板起面青，乾脆回答道：

「你不要問了吧。你所問的，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內田實莊點點頭，叫人把鰲賓和李大功帶回房間裏，祇留下楊五一人。回到房間，兩人那裏有心思去睡覺，祇有木頭似的坐在椅中，等候楊五。鰲賓一面流淚一面說道：

「楊五是一個血性男子，剛才又調侃了那畜生幾句，恐怕性命不保了。」

李大功拍拍胸膛，毫無懼容的問道：

「事到如今，死不過是遲早問題。像你今天在炮樓說的，那些畜生再多能用大炮炸碎我們，放一把火把我們燒成灰，可是屈服不了我們！這是何等痛快的一句話！」

正談話間，忽聽得一陣鞭打的聲音，跟着到楊

五的叫喚，他們知道楊五正在受刑了。兩人不知不覺地站了起來，伸長脖子細聽，同時背脊對背脊緊緊靠着，以便有人來捉他們的時候，大家合力跟他們拚命。這一夜他們就是這樣站着不動也不覺得疲乏。祇是那鞭打聲，叫喊聲，呻吟聲，此起彼伏的連綿不斷，使他們萬分心酸。到了天亮，那鞭聲方才停止。可是他們的弟兄楊五也一去不回頭了。

他們被俘之後的一個禮拜中間，那賊官屢次想得他們的供詞，不惜百般引誘。但是鰲賓和李大功兩個，早已立定殉國殉職的決心，什麼都不肯說，回答的祇有一句「不知道」。內田實莊見費盡心機，還是徒勞無功，便惡毒心生，不再利誘，單用威逼。連威逼都無效，便用起種種毒刑拷打來。這時候，內田實莊既不讓他們住好房子，也不讓他們吃好菜飯了。

可是任你賊官怎樣用刑，好漢畢竟是好漢，半點都不屈服，賊官也無可如何。他見鰲賓和李大功兩個絲毫不動，受刑時連叫痛都不叫了，便又停止了毒刑拷打的野蠻手段，改用軟刑，把他們關在一間黑房子裏，讓他們過體弱，無藥醫治，肚餓口渴，也不給飯給水。那硬刑還不過是身體痛楚，這軟刑直叫他們身體精神，都痛苦萬狀。又渴又餓，又痛又冷，就是人間地獄，也不過如是哩！

看看這樣滴水不沾，已經過了兩天兩夜。那天快要天亮的時候，突然看見黑房之外人影幢幢，人聲忙亂，鰲賓輕輕推醒李大功，在他耳邊說道：

「老李，起來吧。我們的機會到了。」

李大功一聽，頓時覺得渾身起勁，連忙問道：

「什麼機會？什麼機會？」

鰲賓笑着回答道：

「自然是報仇的機會了，還有什麼別的呢？你想那狗子內田把我們打得這般沉重，看來是活不成的了，不過我們不要讓自已白白死掉，臨死也要給他一點利害看看。這兩天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打算報仇。從那小窗子，我可以望見對面，那里也有一個房間，是裝軍火汽油的。我想至少有二十罐汽油藏在裏面。這邊，你看，祇隔了一道半截牆，隔壁便是廚房。這半截牆不到屋頂，大概祇有九尺高，那邊既是廚房，一定有引火之物。要是我們這樣，豈不很好？」

李大功噴噴稱善。鰲賓又說道：

「今天那些畜生們一早就爬了起來，而且人聲嘈雜，行動慌張，一定出了什麼事情，豈不是我們的好機會到了麼？」

他話猶未了，忽聽遠遠的地方響了一排鎗聲，這鎗聲自村外傳來，非常清楚。鰲賓再催促李大功道：

「這說不定是我們的弟兄來反攻官營了。動手吧，老李，我們事不宜遲，早點動手，也許會給前來反攻的弟兄做一個內應，助他們一臂之力呢！」

當下商量已定，便立刻動手。鰲賓先勉強站起來，把身體靠在牆上，然後慢慢蹲下，讓李大功站上他肩膀。李大功臉朝牆，鰲賓背朝着牆，又反抬兩手緊握住老李的腳。這樣，鰲賓咬着牙齒，忍着傷痛，用盡全身之力，慢慢站起來。那牆高不過八九尺光景，到鰲賓完全站直身子的時候，李大功已經可以用兩手掌上牆頭了。李大功上去之後，又跟鰲賓一樣咬着牙齒，忍着傷痛，用盡全身之力，把鰲賓也拉了上去。兩家人都跨過牆頭，跳下





# 馬小姐投親

劉有聲

老漢一人太悽涼，跑到門口晒太陽。手提板凳往外走，迎面來個大姑娘。年紀約有十八九，身穿棉襖灰帶黃。臉上沒搽胭脂粉，眼睛紅腫像鈴鏢。老漢一看心驚異，開口叫聲大姑娘。你來找我有何事，家住那塊是何莊。姑娘面紅眼掉淚，心裏老伯聽衷腸。我住東莊馬家巷，我爹名叫馬盛堂。我爹去年從軍去，至今未曾轉家鄉。家中又無兒和弟，就剩我與我的娘。昨天飛機來轟炸，東莊處處受災殃。我娘街上剛回轉，預備拿針作衣裳。忽然有人高聲叫，街上編鑼鑼鏢鏢。知道飛機來了，趕快就在床下藏。飛機飛來又飛去，都睡都睡先放鎗。鎗聲響過炸彈響，轟隆一聲落道旁。我娘忙着想把命，一塊彈子飛進房。我娘正想往裏躲，彈子已鑽上胸膛。爬向前去把娘抱，我娘臉上白又黃。半斤力量都用盡，才把姑娘抱上床。胸前鮮血流滿地，地上床上都弄髒。我問娘呀痛不痛，她的兩眼淚汪汪。我已嚇的軟了腿，不知怎樣醫治傷。陪着我娘直流淚，一直哭到天亮光。驚動鄰居來動問，我把情形講一場。他們去把醫生找，醫生來到娘命亡。

可憐我娘四十歲，不幸遭了禍非。我想跟她同死去，鄰人勸解說不當。我娘死了怎麼辦，我爹又不在家鄉。現在屍首家中擺，如何埋葬待商量。如今我更無依靠，要找老伯作主張。老漢聽她把話講，先讓姑娘進住房。家的是他兒媳婦，因從從軍未歸房。目下出了這慘事，老漢心裏也感傷。開口又把姑娘叫，你聽我來講講。如今你娘已去世，你也不可太感傷。你的年紀還不大，哭壞身子也難當。我今陪你回家去，想法埋葬你的娘。你爹在外難回轉，我也寫信告諸詳。埋了你娘把門鎖，你來我家作下場。老漢說罷往裏走，去取鈔票換衣裳。會過兩人一同去，大門鎖鎖放黑光。走到東莊口正午，街上混亂放黑光。房屋倒塌好多棟，血肉模糊鋪上牆。有個小孩哭又癡，哭聲嗚呼響。還有老漢滿街喊，她的神經已失常。又有老漢跪在地，正在哭他兒子郎。還有婦人號啕叫，丈夫炸成肉泥漿。壯年男兒手抱子，低頭嗚咽尋婆娘。這種慘狀難忍看，除非他是鐵心腸。鐵石心腸有時軟，血淚也能動悲傷。老漢看到傷心處，兩腳抖擻步難揚。

姑娘傷心更難忍，淚洒胸前滴滿堂。街上雖有人行走，多是愁眉淚汪汪。老漢慢步往前邁，眼看兩旁更荒涼。忽然想起自己店，自己店在東莊。轉過拐灣已看見，炸的只剩四面牆。院內炸成土坑樣，門窗不知在何方。許多貨物散滿地，人們一個不在場。老漢有心把人問，只見人們走慌忙。一生經營全在此，如今炸成一片光。兒子前方去打仗，以後生活最難堪。身邊雖有錢幾個，須代親家辦喪。心頭一酸老淚下，很想坐地哭一場。忽聞身邊響鑼聲，鑼聲又是響鏢鏢。老漢一氣就要死，一下把頭撞在牆。幸虧姑娘拉得快，老漢不會把命亡。姑娘還未開口勸，頭上飛機鑽日光。姑娘嚇的腿發軟，抱一躺在地當牆。老漢不知生死重，手指飛機口口張。罵聲罵日本鬼，濼施濼炸太無良。炸死我的親家母，炸燬我的生意房。我的老命不要了，死就死來亡就亡。老漢正在罵聲罵，飛機已到頂中央。噠噠噠噠機聲響，老漢身上受彈傷。老漢一頭倒地，身子近靠兒媳旁。附近地方大聲響，砲彈彈落起火光。

房內人民往外跑，外邊又放機關鎗。噠噠噠噠連聲響，沿着街心橫掃傷。哭聲喊聲混一片，滿街血肉與肚腸。敵機還是不停止，一顆炸彈落平陽。轟隆一聲天地裂，頭顱手足亂飛揚。轟隆二聲如雷吼，大街中心成土塘。沿道房屋多傾倒，未被炸死也感傷。遠處火烟衝天上，黑烟瀾灑東莊。敵機飛了去，東莊變成鬼域場。敵人殘暴無理性，滅絕公理炸後方。奉勸同胞聽我講，大家齊心保國疆。富戶出錢給政府，少壯男兒把兵當。與其後方受轟炸，不如前綫拚一場。前方有鎗能抵抗，後方炸死白遺殃。後方炸死無人曉，前綫犧牲姓名香。你看東莊多麼慘，整個村子全毀光。同胞從今立志願，報仇雪恨上戰場。日本國小沒長勁，最怕戰爭持久長。我個人多氣力壯，出陣聖富地脈強。我們本錢比他厚，賠完老本就倒莊。日本店小本錢少，賠完老本就倒莊。如今才打兩年整，日本已經着了慌。他越着慌咱越穩，打上十載又何妨。咬緊牙根難關關，關過難關享安康。兩個新詞大家唱，看完送人莫收賬。

# 河漢岸

老一向

洪景告含眼淚在立前前  
 編楚省廈門市是我祖國  
 上大學習法律好學不倦  
 不料想倭寇廈門以陷  
 維持官為組織硬教我幹  
 不名譽不自出活著現眼  
 八十多老父母須我養贖  
 不得已與敵人假意敷衍  
 事喜我脫虎口自行投案  
 政府恩德重不加責譴

求生惟抗戰

願說苦經驗

勸同胞愛國家齊心抗戰  
 當漢奸我會有半年經驗  
 最苦的當漢奸名譽破產  
 自覺所作的事不很體面  
 當漢奸第二苦受敵調遣  
 作的事若與他意思相反  
 當漢奸第三苦國法觸犯  
 社會上對漢奸更難寬免  
 當漢奸絕沒有富貴可戀  
 勸漢奸早改過回頭是岸  
 洪景告原本是一心一片

倭寇陷廈門

壯丁皆逃走

洪景告見此情心中悽慘

被敵人捉了去假言相勸  
 我只說維持會救濟地面  
 那裏這盡都是日本偵探  
 那裏這作的事天怒人怨  
 那裏這作的事天怒人怨  
 那裏這作的事天怒人怨  
 那裏這作的事天怒人怨

抽我兒童血

兇惡千古

殺幼童醫傷兵無可再修  
 逼父母用洋油將兒硬灌  
 父子情難下手肝腸寸斷  
 無人性無人理無恥下賤  
 似這等賊禽獸世上罕見  
 最可憐作漢奸無利可佔  
 在廈門有漢奸名叫卜善  
 有一日羣倭寇闖進門院  
 卜漢奸在一旁叩頭無算  
 請問你聽至此能不憤怒  
 不殺敵不抗戰怎報仇冤

中華多英雄

短刀殺賊寇

有一天來漢奸大擺酒宴

有一時宴會廳秩序大亂  
 衆漢奸慌了神暫且不提  
 女英雄魏淑到樓索難免  
 我爲你小嬌女報仇雲怨  
 我就說殺賊會你是主犯  
 下漢奸聽此言嚇破了胆  
 說時魏淑時快下善晴賊  
 衆賊兵急忙忙四下追趕  
 乘紛亂女英雄忽然不見  
 上寫道當漢奸作敵應天  
 有的人被魏淑並非情願  
 七天內不悔過決不恕免

天地有正氣

救國明大義

我本意在救人豈作漢奸  
 我豈肯助敵人自甘下賤  
 作漢奸不悔過被殺難免  
 因此上便全家喬裝改扮  
 洪景告扮船夫駕船離岸  
 見我軍一個個都是大漢  
 我國旗在 中光明耀眼  
 見軍長說來意要求法辦  
 不多時我政府打來回電  
 因此上勸同胞以我爲鑑  
 不抗戰子和孫決難倖免  
 我政府多寬大與人爲善  
 凡漢奸速悔過莫再遲延

我中華華民

豈甘作奴隸

二十八日於渝

# 涿鹿之戰

馬文珍

(一)

「經過五百三十年，傳了八代，神農氏的後裔漸漸衰敗，諸侯是年年打仗，也沒法管，只好乾瞪着老百姓受害。可惜那一望無際的平原，不能種稻黍黍稷，沒有人烟；山鬼在野草中舞蹈，燐火點點飛散，又合抱成團。但是我們九黎之民，住在山林之中，大澤，湖沼，這麼多，有蛇，有虫；冬至陽生，瘴氣之氣瀰漫全州，到了雨季。流水衝走帳篷。我們拿着沙子土作糧食，把豺，狼，鹿，鹿，當茶喫，僅是八十一個兄弟的一頓早點，就掃蕩樹上肥大的葉子，腋下亮枝。他們生氣，咆哮，抱着肚皮嗷嗷，急得銅頭鐵額直冒火；人民也都不願意老老實實的呆下去，鏽鏽，滑劍，磨着長矛與短戈。只要我把雍狐之戟一揮，一聲喊，他們就可以隨着我造反，諸夏與九黎是不能并存的，我明白，那麼爲什麼不趁機會發幹一番？」

他相有風后，將有力牧，還有五官輔佐，他們隨着車，水有也，服牛，乘馬，可是又必得先打倒他，才真能快活。他起的房子是上棟下宇，叫作「合宮」，「明堂」，穿着繡了草木之華的綉緞的衣裳，戴上垂旒充纓的冕，受羣臣拜賀，更有嫗祖，女節，彤魚，嫗母，陪着他閑步乎階廊。

他不但有承雲咸池之樂，還有雲門之舞，伶倫與榮鼓撞着金鐘，玉鼓，奏起來就有鳳凰在五彩的景雲裏翔舞，更有蛟，龍，百獸，虫，豸，魚，鳥，在習習的南風中歡呼。憑什麼他配有那些高尚的享受？這樣的幸福，只有我才能有；所以必得懲罰他一下，讓他反省，聽說他還畫出我的形象，派人各處拿授。

他那里的一些財寶，也令人垂涎，哪兒來的許多瓊瓜，貢獻他絲，棠，織貝，珠琳和琅玕；他們還范金爲貨，制金刀五幣，這比我們的皮同貝，要有幾十倍的方便。若是把這意思說出來，實在不頂堂皇，私人的仇怨，也沒法往外講；假借一個好名義罷，對，就說跟他親善，把毒藥包在蜜裏，笑內藏着刀槍。明天就用計趕走榆罔——那個庸弱的炎帝，讓諸夏之人還是回到蔥嶺的高原去。」

(二)

「戰敗了，戰敗了，戰敗了！我常常說，『莫蹟於山而蹟於堦』。并且寫出來請諸文武司事。他們多不肯信這話，把九黎之民小瞧，人多也鬥不過這老實身子的炎帝？」

能知經過這道些年的訓練，已完全改變了樣子。他們的武器，確是厲害，那鉄的大戟，銅的刀頭，我們拿林木作成兵器跟他幹，簡直不能得勢。

他們裸身，徒步，登山，涉水，飛也似的殺喊前來，像一道奔泉，自高處陡瀉於平原。

我們只得往後退了，不讓他們多把精銳傷害，保全最基本的實力，等在疆場上再見。

一片黃沙茫茫無際，萋萋的白草，有多少悲哀？去罷，讓河水縱貫全縣，讓雲圍着梅山尖秀的峯巒，

且在扼着邯山之頭的一塊像彈丸那麼小的地方，作一次最後的徘徊。

落日照着黃河，像一條金子的路，高遠連天。在未來，我們還可以創造一個新的黃金時代，河水靜靜不波，我們的前途，也是浩浩坦坦。」

沿着太行長堤，行行，行行，微風吹着湖沼，錯落的峻谷，連綿的嶺，崎嶇路徑，

千萬碧峯聳峙，河水紆行山中，激迴，繁瀉，時天藍藍的，太陽踏着白沙無聲，

戰馬項下的鈴鐺驚醒在山崖睡覺的虎豹，

採擷道旁初熟的柿子，投去喂牠們，

掬飲湖中清冽的水，自己也喫一個飽。

走進一帶長林，草木發散出陣陣的香，

鋪下款款，相映着落花；

落花似是閨中不用的脂粉，因為行人還沒有回家，

邊邊的樹影微微的顫動，漏下點點天光，

侍者坐在青石上，守着在溪邊嚼草的白馬；

看看山外的霞，雲端的是，心中悶悶。

一遲遲的良夜，億萬生靈在等待佳期，

我也是多麼懷念我的家鄉，文節和保祖，

被亂軍衝散的僕母，形魚，是不是還能在遠處的深山安眠？

誰，該有人餵吧？會不會枯槁那棵棵大桑樹？

記得我們坐在樹下喫桑葢的日子；平安，滿意，

讓祖把頭靠在我的肩上，指着天邊說：「有大星下流着落。」

金碧滑脫，青絲散出細細的香，雙頰有朵朵紅霞泛出，

紫女在蔥花叢中鼓瑟，聲聲隨着雲月捲舒。

我的老朋友蒼頡，還能在故鄉的郊野散步嗎？他真聰明呢，

看了鳥獸飛逐之迹，就造了指事，象形等六書，

還有岐伯作內經，很有準的把疾病治療。

如今想起過去的事，就像一陣風，一場夢。

可是沒完，我們必得繼續戰鬥，必得在困難中從新創造；

先整軍，把兵師分爲內外營衛，攻，守，居，行，彼此呼應，

命揮和夷牟多作弓矢，反攻過去讓他沒法逃跑。

我要修德行，度四方，撫萬民，兼五種；練士卒，定五刑，

發揚中國的威武，延長民族的生命；青春不老。

這一次戰爭啊，是多麼偉大，多麼神聖！

### (三)

忍耐，奮鬥，度過漫漫長冬，

太青山的積雪，漸漸消融；

太行山脈，也疎疎的生出嫩草，

着些兒顏色的柳葉，調笑着春風。

堅冰解凍了，東湖的白水清清，

阪泉從雨崖間湧出，像一條長虹，

戰士，把桑乾河邊的黃土染赤，

派水外的煙嵐裏，永隱着沒人知道的英名。

列不羣山，屏風似的在風雨中聳立，

嶙峋怪石，像野獸，當道踞踞，  
峭壁多苔，有龍蛇蜿蜒其上，  
懸崖俯視着長郊，默默不語。

長郊是霧茫茫的，空曠沒有人跡，  
銀屑似的砂子，鋪滿邱阜之地；

今日陰天，溼溼的一大片

同鉛色的天，黯黯的連在一起。

蒼鷹飛不出瀾漫無際的荒寒，

雨使他的翅膀沉重了，旋轉都不靈便，

小白兔跑進洞窟，歎了一口氣，

深谷中，有無數的兵將在加緊操練。

公孫軒輶退守這地山地，將近三年，

蚩尤及其澤國之民，在苦寒的北方，也住不慣。

進攻，反攻，來回拉鋸，全沒怎麼得志，

軒輶是在秣馬厲兵，等一個好晴天。

涿鹿山像一隻貓，靜臥着，不躲躲雨絲，風片，

蚩尤是在縱慾，酗酒，渴望着狂風，暴雨，濃霧，好趁勢作戰；

但是早就從這方來了，遠處來訪玄女的，

蚩尤皺了皺眉頭，瞧着她惘惘的走過山前。

她青色的衣裙消失在林莽之中，

日出杲杲，照着巨浪似的山峯；

她的衣帶臨風，在浪花間飄飄，像一串泡沫，

大澤的鶯籠吟嘯起來，是深谷的角聲。

隨後就聽得四面的鐃，鑼，鐃，鐃，

陣隊熊，鷹，鷂，排，翅，漫山野；黃，白，青，綠，黑的旗幟招展，

在箭着鞭，勁，勁，勁的旗幟下，列着勇將悍卒，或乘戰車，或騎壯馬，

一個個擐拳，磨掌，髮豎，旆裂，義憤填膺。

他們想起當年敗北遠走，伏屍千里，  
還有殺身成仁的姊妹妻孥所留下的愛，  
那無涯的愛啊，更使他們不易把往事忘記。

杏黃色的大霧臨風飄揚，

公孫軒輶，身披甲冑，手持弓箭，站在中央，

他指揮隊伍織成包圍的網，

青龍曳着大輅，鬚鬚的光彩煌煌。

九天玄女乘着麒麟，在一旁隨望，

用指南車測出進行的方向，

全都佈置妥當後，笑吟吟的走到高坡上，

擊鼓，擊鼓，擊鼓，搖搖墜身的明燐。

內營響應了，把雲雷，神鍾，撞得如潮如浪，

反攻！反攻！反攻！更湧去如浪如潮的兵將；

戰馬蹄踏碎大漠，戰車碾平山崗，

（這纔是報國的時候），讓男兒把熱血灑在戰場。

（四）

蚩尤遠征的軍隊本已疲憊不堪，

更兼陣陣勝利，他們越發躊躇滿志；

他們縱情聲色，饕餮，放肆。

一片焦土，一片冰天，使他們忿忿的睜圓貪婪的眼，

難堪的空虛啊！解不開的仇怨，

在暴亂裏，撒不下良善的種子。

有的天天殺戮無辜的人民，解剖死屍，

大風雪年年在北方的曠野嗚咽，

風吹不散濃厚的血腥氣，雪不能把骸骨遮掩。

有的聚在山谷中燒着白骨取暖，西天紺紫，

他們想念着林澤中蕭蕭的草木，與夫江水的漸漸。

居住在那里的妻兒，也是在把他們想念。



夾了就好趁勢進攻，把戰爭結束。

這一仗定要打倒公孫軒轅，佔領中國全土；九黎統治諸夏，事實擺在那兒，明明白白，誰也不能閉着眼睛說不算，諸胡抵賴。

那時候，什麼事全得由我作主，就是極小極小的一星兒恩怨，都要報復。——這些日子陰雨連天，他真是喜得抓耳撓腮，輪在喉邊裏胡思亂想得好不自在。

該喫飯了，怎麼還不把酒肉送來？他不由得大怒，便站起來頓戟急呼；誰理會他，爛醉的將士全都不叩頭求恕。他無聊的巡視各寨，直歎氣；遠遠瞧見旱魃，更是悲哀。

中國的大兵漫山遍野的湧湧前進，密密層層的包圍着攻打，聲勢沸騰。

狼牙長箭雙雙射來，像急雨，穿喉，貫胸，銅鐵在日光裏閃閃如雷，車輪碾過堆積的屍身，馬蹄踏處，血花四濺，風也似的追奔，長郊流水滾滾，像天際的晚霞那麼紅。

受傷的兵將，爬進荒溝，喝醉了的還沒全醒。那八十一個兄弟，暴跳如雷，向公孫揮着白刃，銅頭鐵額上揮着箭，像刺蝟，掛彩滿身。蚩尤瞧着大勢已去，便落荒逃走，後面追着應龍，軒轅臨陣那如飛的影子，拉滿了驢弓。烈火燒盡連綿數百里的營寨和他的野心。

(五)

蚩尤沿着半途坦坦路跑，由東南而南，汗流強張的也顧不得拔出背上的箭。

「我爲什麼要不滿意澤國的遠水長天？」他望着沒法渡過的黃河，流下懺悔的淚點。騎着飛黃的應龍趕上他了，把他殺死，流下來的血，便凝結爲鹽池。

春風吹着公孫軒轅胸前的長髮。

春風吹着中國兵將微紅的笑臉，春風吹着崑崙山上千樹萬樹盛開的梨花，春風吹着華夏的山河，偉大，莊嚴。

當年纓組同女節帶着稚子把酒地拔草，就分居在江水和若水之濱；庭院蒼涼，樓榭零落，綠樹的濃蔭靜靜，她們虔誠的焚香跪拜，爲祖國祝福，等待歸人。

明月照着海水，星斗像海面的珠沫，少女帶着勝利的消息來了。是在海上？是在天上？行船被惹。

春風吹着公孫軒轅胸前的長髮，春風吹着中國兵將微紅的笑臉，春風吹着崑崙山上千樹萬樹盛開的梨花，春風吹着華夏的山河，偉大，莊嚴。

(六)

以後的事情怎麼樣了？

我也得把書上的記載照抄：

一 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是爲黃帝。平征天下，披山通道，未嘗寧息。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人民相讓以財，無爭之心。時播百穀草木，淳化蟲鳥鳥獸。

黃帝代替了神農氏，全憑他的德性與武功，衣服草屨都來拜他，衷心悅服。他親自播種，命大撻造甲子，宓成造曆，采首山劍，鑄鼎於荆山下。鼎，表示他對於人類的愛情。

一天早晨，有赤龍，青虬，來迎接嫫祖和黃帝，他們留下一卷詩，一張弓，一柄寶劍，一方玉佩，上騎飛去。他們的後世子孫，都能遵守這遺教，老是把堅貞剛毅的心，藏在溫柔敦厚裏。

# ○三八五黑車皮

沙雁

一

在津浦線上，距車站約十里的地方，一個偏僻的附近，常常總有些廢紙丟在那一帶，有時包着些剩食物，有時是些破紙屑，或者祇是一個小瓦團。坐火車的人，把廢東西丟在車窗外，是不希奇的事。

在在鐵路沿線的莊稼人，他們的地畝，往往是一整塊的大地，被鐵道切了兩道，那這一半的；兩住在道兩旁的人家呢，因此也就常常橫跨過一條一條黑鐵似的軌道，那這的跨過來，這邊的跨過去，在當他們的土地，來來往往的忙著。尤其這在農忙的節期裏，就更顯得匆匆的交織着。

在平日，那些坐火車的客人們丟下來的香煙罐，食品罐一類的，上面裝飾了花色耀眼的圖案的商標的東西，雖然在來往的客商們已認爲是一文不值，拋棄了，但是這生來祇看見黃的土地，綠的莊稼青的山林，碧澄的流水的莊稼人，却常常會集中他們的注意，好奇的把這些廢物珍重的拾去，稍加修整，而改做了他們有用的器皿。他們爲了這，便常常是走在路軌邊，把眼睛像梭梭野兔獵犬似的，到處亂撒。雖然他們也常常失望，但這似乎並成了他們一種不自覺的習慣。

一些守路警，和護路工，對於他們眼前的這種現象，從來不會留心過。有時祇爲了什麼劫車的事

於此莊稼人，却是像根兒就未懷疑過。他們相信，這些在他們寂寞的時候，陪他們聊天的莊稼漢，永遠是不會做出那驚天動地的劫車案的。

路警王德勝，那街德，是路上的老弟兒，雖說他們今天已一個個都做了日本大指揮刀下的奴才，但是他們因爲經的多，見得廣，你說，路上的什麼門檻他們不知道，他們見過東南西北的打車劫貨的大案，他們遇見過殺人不要眼的混匪，他們和成幫的煤狗子談過死話，他們對上頭，敷衍得天衣無縫，對下頭，更其是敷衍得八面玲瓏。所以，誰要說他們已心甘情願的服服帖帖的爲日本人了做兒子，那真是有些叫人難以相信。不過，如果說他們是爲了苟延生命，混日子，借這路警的名來混口飯，這話還有個八九不離十的。

馮他們的人，年紀都才上了四十歲。這年紀雖已不能算得青，却也不能算得老。他們都帶着一副結結實實的身子，都能打一手的好鎗。在平時一天跑上個五七十里路，他們是毫不介意的。可惜，近年都染上了一口唾叭烟，給纏住了身子；要不然，中國的地方那麼大，天南海北，那裏容不下進兩條漢子，還等到今天給日本人做狗呢？

因此這路警近來常在班上和街德這髮自怨自艾的罵：「媽的一口唾叭烟纏在身上，可就什麼都完蛋了！他們說咒着自己的不爭氣。可是，一等開到了運氣香，額臉一伸，一個呵欠，就一切又忘了，不

吐霧之樂去了。

混着過日子，日子也就飛快的過去。

計算起來，東首路警已快十四個月了。在過去那些日子當中，路上不斷的發生着事變，不是鐵軌被破壞，便是列車被炸；不是車子出軌，便是車子被搶，總之，自從津浦線上又飄揚了偽五色旗之後，路上就沒一天安生日子過。白天，晚上，爲了防備游擊隊，花的幾乎把山一值三墩六二的規矩，改成一值六墩三三了。雖說這事已使每個路警感到焦頭爛額的苦楚，可是搶車壞路的事，仍不斷的發生着，並且反而是頻頻不已。

這些案子初發生的時候，路上的員工們，誰不爲這事担心着。他們一方面怕游擊隊的突襲，一方面更怕日本人橫邪處死。他們的胆子，夾在這兩重折騰下，該是够苦的了。但日子一久，事變雖多，也就對之淡然了。尤其後來游擊隊明明不自己弟兒之後，他們所怕的也就祇剩下鬼子了。其實，這鬼子鬼子們自己來防守，又有什麼辦法呢？最近，這一點，鬼子自己是明白的，可是，他們仍把中國人當豬仔的驅養着，日夜不分守在路

上。長髮短髮，坐在道旁的枕木上打盹。街德在沒精打彩的背着桿鎗，踏在軌道上，來回的踱着，他像等待着開了一換班的時候。他沒有思想，沒有主意，也沒有要求，祇是機械的走着。眼，沒有

原上有青青的山，山上有開着的花，花間有飛  
叫的雀鳥和蜂蝶；但是，他對於這些却毫無所見  
，自然也就毫無所感了。

初夏前的天氣，多半是晴朗的日子。風，夾着  
涼爽的生息，從南方吹來；這生息是最容易使人沉  
醉的，所以振聲的睡醒，就漸打起了鼾呼。

溫暖的春初，  
暮春的晴色，

晴下的大地，是多麼安靜啊！  
可是，也多麼寂寞啊，

在整個的北國，北國千萬人們的心！

## 二

山坡子高呀，  
高又高，

我上南山瞭望哨：

看看火車從哪來？

看看車子有多少？

看看車上裝得啥東西？

回去報告弟兄。

小柱子嘴裏哼着王叔調，打鐵道東面走過來。  
遠遠的一眼看到路警王振聲和那行德那神氣，他  
立刻停住嘴不唱了。他掉臉向荷香姑娘丟了個眼色  
，於是她就飛快的走近他：

「小柱子，你說什麼？」

「你看，你看那傢伙，就坐在枕木上的那個

「那不是……」

「那不是誰？你看那個可笑的傢伙，哈……」

「我知道嗎，那不是上午用鞭子打你的那個  
路警王振聲嗎？你看，那……那坐着的……」

「……」

小柱子聽了荷香又在揭他的短，他有點生氣了  
。他把面色沉下來：

「小香，你纔被他打鞭子來，你！」

「哈哈，偷火車上的炭，被人打鞭子……」

「她天真的笑聲，使小柱子的臉充血的通紅了

。這時他越氣了：

「你怎麼知道我的事？要不是路工金生那傢伙

告訴你才出鬼……」

「觸着了她的私情，  
他得意了，而上閃着狡復的微笑。

「啊，啊……」青春的荷香姑娘羞紅了臉，  
眼中含了羞壞的淚，她叫了起來。

「哈……，啊哈……」小柱子發狂的笑聲

，跟在他們後的荷香的爺，嘆了口氣說：

「唉，你們這些孩子，鬧什麼，這年頭有什麼

樂的！小柱子，你小香妹年紀小，要讓讓她是

你，總說你不聽。」張大爺說着，把手中的老煙

袋放在腳下的石塊上，磕出了烟碗中的煙灰，然後

把它向後一揮，眼上了兩步，和他們走在一起。

他們現在都無聲的走着，耳邊吹着風，風聲帶

着春泉的流聲，空中的鳥語聲。這使他們更寂然。

小柱子突然把張大爺的衣角拉一把：

「老爺子，今天他們倒來得早哪！」

張大爺已意味到小柱子這意思，然而，他並不

現出棘手的樣子，祇點點頭表示他知道了。

荷香滿臉羞紅的背後，小柱子仍走在前面，

前頭是路警王振聲的又開口了。

小柱子和那行德打了個對面之後，他就連着  
臉笑着先發了言：

「那老爺，今天天氣好。」

「柱子，這兩天到金地方去啦，怎不看見你？」

「路警慢吞吞的說。

「還不是窮跑嗎！」說着他又轉臉叫：「張

大爺，快來歇歇腿吧。」

張大爺沒作聲，走過去，等到了他們的跟前，

說：「那老爺，天是今天天的熱了。」他說話的時

候，把頭上老帽帽取下來，然後從腰間拔出了煙袋

，裝了滿滿的一袋煙，然後，他在嘴裏。

小柱子在鐵軌上坐下來，望着那還留在路旁地

裏的荷香說：

「小香，你看，那那那花多好啊！」他有意

一指着那座靠在路軌的山山說。

「不，這裏也有好的，我攔這邊的。小柱子，

你去給我攔那的好不好？求求你。」她天真的望

着他。

「小香，你叫我小柱子，我才去呢。」

「不，我不叫。」

「好，你不叫就叫。」

「小柱子，你去哪？」

小柱子笑了：「好，你去我去。」他跳起來就

從那上山跑。他一跑，一兩江滾着腳下的碎紙

包，破紙團之類的東西。等他跑到快上山的一片道

道的坡上時，看見了一個汚七八糟的紙塊，於是他

自意的繞個圈子，從那坡上經過，他急急拾起那紙

頭，然後，仍撿了一把花，笑着跑回來：

「小香，拿來了，你看多好啊！」

「我要，給我呀！」她叫着也跑來，把他手中花接過去。她抱一把黃的野花向她爺爺說：

「爺，多好呀！」

他望着兩個路警對他們很注意，於是他們向他們說：

「我這丫頭不小啦，還是這樣玩皮！唉，孩子們總不易脫了玩心。」

「是啊，小香姑娘還小呢，再過兩年就好啦。」

他們把眼睛重新又盯在已有成人樣子的荷香姑娘的身上。微凸的前胸，從衣服下蓬起；臉，笑靨迎人的也在頭布下；那條打着絲縲子的髮辮，壓在平日的背後；頸子長長的，個兒是長得怪勻稱怪健壯的！

路警的眼睛，貪婪的凝視着她。她發覺了那兩雙像死魚的眼睛在看她，於是她就挨着張太爺坐下。

他們都正在默然的時候，小柱子突然說：

「老爺子，咱們走吧。」

「噢，是該走了。午飯還要趕到李莊去呢。」

說着他把煙袋往腰間一塞，就站起來。

「好，走吧。」他向小柱子和小香說。然後又向路警點點頭，就在鐵路那邊去了。

他們翻過了幾個山頭，在一個山谷裏的茅屋前就住，然後，他們並未打招呼，就推開了門，走進去。

毛英，張珍，鐵蛋，王福祿，小毛子，幾個人正在屋子裏擰麵。他們看見張太爺他們進來，並沒有什麼禮節，讓他們自己去找了座位坐下。

小柱子從腰裏摸出一塊紙：

「隊長，他把它交給了毛英，毛英接過去，

把它伸展開，用手熨熨平，便浸在桌子上的那個洋鐵磁的盤子中，當那紙片遇着藥水，紙上很快的就顯出幾行字：

「轉青三號：一軍火車七輛，內有〇三八五號軍皮，車勾右上方，有破洞一處，車內已留有空隙，由該處引火。」查該車全列已由青島來濟，茲探得敵決定明日正午過界首一帶山地，將防護甚嚴，應注意一又破洞在第二車第三車之間——濟濟五。」

毛英看了，抓了抓頭皮，似乎很焦慮的樣子；但他很快地便還密件，使每個弟兄都知道了。

「怎麼辦？」小柱子急急地問。

「媽的，正午過，這真有點不好辦。」毛英忍不住心頭的焦燥。

「總得設法辦呀！」張太爺慎重的鎮定着他們的浮燥。

大家沉在思想的海底，沈在每次工作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中。

後來大家分別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經過長久的討論，終於商定了一個完整的計劃；後來，直判把各人的工作派定了，一切佈置好了，大家纔放下沉重的心。

第二天，天冒明的時候，在距離界首車站有好幾個山頭遠的山谷裏，電話匠王福祿正拿着電話機在凝神的和誰通話。

「啊，什麼？二十一次車，已經在固山要牌了。喂……」

「又他娘！管他什麼二十一，二百一，要叫我，那一次車都給他媽的弄得來……」負責助手任春約的臉，這樣都變着，福祿聽了這話，沒跟他，

祇管擰着麵，把耳朵靠在聽音機上：

「噢……從泰安開向北去的空軍皮……」

後他放下了電話機，對着沒耐性的張珍說：「就是你，什麼都愛多嘴。」

這時，天已大亮了，在朦朧的朝霧裏，隱隱的從山上走來一個人，等走近了一看，原是小柱子。

當他站定了脚，就向福祿說：

「荷香和張老爺已經纏住那幾個鬼鬼，毛隊長就守候在那山路上，弟兄們全準備好了。隊長說：

「要大家多多留心！」

小柱子交代了每個弟兄的任務，好像有意遺忘了那爬車如飛的，會做過幾年煤狗子的鐵蛋和小毛子似的，他祇這樣不清不白的說了就走了。

當他們把一切都佈置好的時候，差不多他們都看到站上的揚旗已落下；不久，更聽到「撲！撲！」的軍行聲，「嗚！」的汽笛聲。從遠遠的北方，一縷縷的煙和蒸氣，在空中迷漫着，那站在車站上，手舉着綠旗的站員，在三分鐘以後，把那從泰安開來的空軍皮，迎進站，再毫不留情的讓它開出去，然後站裏站外，又歸於平靜。

這樣，自這第一列車開過去之後，不斷的又有幾次車來往穿過界首附近的山地。它們都平安的駛來駛去，一點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這裏安靜的和平常一般，於是，那特加的路警們，便把緊張的訓練下來，談天的談天，睡覺的睡覺，沒有誰再注意這段山地的交通的「安全」了，除了那慎密的佈置在這車站附近的毛英，鐵蛋，小柱子他們。

大，眼看着就是十一點半的時候了，大家看看天，便都緊張起來；就連那一伙像豬仔的老兵，也把鎗從背上放下來，托在手中，在軌道上，來回的回

已經開出，注意勿中計。○三八五黑車皮，准正午，注意！」

這消息二十分鐘之後，大家又都知道了。他們現在什麼也不再管了，祇候着正午，這不能放過的正午。

時而在等候中是特別顯得漫長的，小柱子，看了小毛子一眼，自言自語的說：「媽的X，老子真耐不住性子啦。」說話時他摸摸身邊的鎗，似乎就要動手，可是，大地上却靜悄悄的，靜悄悄的……

匿道車終於駛了來，平安的進了站，之後，站上的電話室中，很快的走進了那才坐匿道車來的一個短短的胖子：

「喂，車子已平安入站，○三八五黑車皮，速開！」一種不純熟的中國話，使人一聽就知道他的國籍。

約摸是這電話打出之後的一刻鐘，一種沉重的聲音，像排山倒海的震盪了太，這聲音，叫一個在鐵路上生活慣了的人一聽，就知道這將是一列較重的貨車。

那車子的震動，越來越大了。尤其當它從一段坡道上走過時，更顯得蓬蓬。

「嗚！嗚！」四山都覺得有點震動。這時，小柱子，鐵蛋，小毛子，他們幾乎把全生命的注意力都集中起來了。他們只等那列車從他們面前出現的一刹那。

「嗚！嗚！嗚！嗚！嗚！」

像木驢的武士一般，直挺着鎗站在軌道兩旁發呆。他們就看着那冒着黑烟，噴着水蒸氣的車頭駛來了，可是，半天還沒進了揚旗。

車，還是急馳的駛來。

駛來，是就到鐵蛋的身邊一剎那了，當車靠近了他時，他就飛快的貼上列車去了。

「嗚！嗚！嗚！」

一排從車上發射向鐵蛋身子後影的鎗彈飛向了

接着，小柱子的動作更靈活，飛躍，簡直像一隻掠食的燕子似的；一剎，只消幾秒鐘列車的震動中。

這時，小毛子再也顧不得什麼了，他看見鐵蛋手不可。於是他搬動了信號鐘，向一中拍拍的射出去，隨後，滿山的鎗聲，就不分個的響成一片。

鎗聲這樣密密的響了足有兩分鐘的時候，突然那已進站的黑皮車上發出撼動天地的巨大的爆炸聲；接着，翻車聲，站台的倒塌聲，人的喊叫聲，混成了一片偉大悲壯的交響。

一九三九，五，二十二，改裝。

### 一期 編者

本刊自二十七年一月在武漢出版，到現在已經是一年半了。但是以「一期數」來計算，却正是一週年，因此就把這一期作了「週年紀念號」。在種種物質的條件限制之下，一個刊物的脫期甚至中途停刊，是無法避免的；那就只好「以期數紀年」了。這話也就暗示了以後還不免要脫期；過去的經驗使我們更不脫期的希望都不敢有了，因為脫期是常態，不脫期倒是例外了。我們所希望的只是不停刊，週年紀念號，照例應該寫篇紀念的文字；但是這照例之舉，未必是必要的，因此就沒有寫。不過今後努力的方向，却是應該說明；編者的一篇文章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寫的。

老舍先生的長篇，從上一期就沒有續登，於是有人問：「說，到底還說不說呢？」編者只好說：「暫時不說了。」

許多愛護本刊的朋友們，來信勉勵我們，希望本刊成爲一個完全登載通俗作品的刊物。我們很願意接受這種勉勵，所顧慮的是恐怕能力不夠。如果這個刊物將來能够成爲完全登載通俗作品的刊物，那一定是在愛護本刊的朋友們把「勉勵」變爲「幫助」的時候。

還有一件應該說明的，是胡來先生的一篇方言作品。這一篇作品用的是鄂西的方言。在已經排好版之後，收到作者寄來的一段「後記」，未得排在作品之後，只得在這裏提明一句。方言文藝是一個應該討論的問題。盧先生在本刊第十七期發表一篇論文，就提到這個問題。編者對這個問題也有一些意見，以後再說吧。





「我」？這聲黃我是怪熟的，是保長。半案我就討厭保長這妖怪的！這滿清着好計的山羊喻，該是多末叫人惡心啊！

保長向我笑了笑，「——該多末叫人厭煩！——這雙眼誰作一條線。」

「才保子，你爸死啦，家務事你也得招待，不比你爸在的時候。——咳，咳，咳……」保長說了一聲嗽，「你媽昏昏糊糊地，一發瘋就動氣，不是看在你死去爸爸底面上，呢，我才不那樣馬虎呢。——這，大概你知道的，前天那筆「迎捐」的事情……錢要拿出來呀，光推是不行的……東洋兵到鎮上喫雞鴨肉的要大家照攤啦！「歡迎」並不是那一個人的好處，是大家的……「打開窗戶說亮話：今天不把錢拿出來呢，喂，我有辦法的。你要打量一下，過後去他是來不及的。東洋人可比本鄉本土的人，辦起辦法來是靈厲的！你年紀小又末樣？——你也不一定算小哈！——你爸死了這錢就得你拿出來……這想當，禍福的決定就在這一刻……」

保長口里真噴出細白的星沫，鼻條裏的滿了一層霧。他在眼前向下低垂的兩珠綠珠的眼珠搭在睫毛上，那讓在眼前的兩個怪不靈活的陰子，該是多末叫無聊！

我心里像火燒，他甘甘的賊風也竟忘記了。我大模大樣的裝成大人樣子說：

「保長叔，說句老實話，連一日兩餐都辦不到口，哪里還有錢出「捐」呢？——哪里又苦寒「迎捐」呢？」

他馬上把臉沉下來，捏了一捏小鬍子，憤憤地

說：

「先着不是說得很明白的？這迎領上到的東洋人；他們大魚大肉喫的叫哪懶？啊！你還抗捐吧？是不是？跟你講，這是犯法的！」

我說：「保長叔，我爸爸是東洋人打死的，你老不是曉的？這「款」他的什麼「迎」呢？我不接他幾個去祭我爸爸才算奉呢！」終於我訴說了我年來的「願」。

保長像抓住了我什麼的，怪不耐煩的瞞了我一下，「你意思是不是想抗捐？」

「……我陷在思想深處，迷糊地。」

「我有辦法的，幹出來可別後悔啦，不要孩子氣，做事要那個些——不要以為自己年紀輕，東洋人可不管年紀輕的嘍！都是一樣的辦：割舌頭，刺眼睛……豈不好受嗎！」

當時我默了好一會。猛然——

「抗就抗吧，反正是一條命，你高興怎樣就怎樣吧！——跟你講，保長叔，你平生做的事情我真瞧不起，現在即使使着東洋人錢財，你想能夠持得久？前些時候里洋學生喊的「打倒漢奸」，正是像你這人哪！烏龜要光亮講，各人心里是豁亮的；還要說：你別把人家當瞎子，其實哪個真瞎子？長的眼睛都是看事的嘍！」

保長氣味地說不出話來，末後向四面看了看，似乎想找一點末末東東洩氣的，結果他拿取請在近旁的菜刀扔在裏面，——「咳！」

「看你狗入的再末事煮飯？」

他走了，我在屋裏還聽到他新殺的七個字，「好，明天看老子的！」

媽媽奔到窗邊嘆氣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呢。

媽媽剛剛醒着了，她還在夢里抽抽着。我輕輕踏出去，把那點菜根回來給媽做飯吃。轉身來，天已大亮。媽媽又在窗下嘆氣了！……

鍋給保長丁破了，用冷子煮飯呢？

「苦楚地盯着我，我？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入托的保長呀！我乖乖的保長呀！你絕孫斷苗的，你幫東洋人來編排我；東洋人！東洋人！殺我爸爸的東洋人，狗入的！我總是牢牢地記着了在！」

我本能的低着頭，盯着我剛弄回的一筐野菜，像一段呆木頭。媽媽望着嘴想哭；但沒哭。就在牆上的公雞叫了一聲。

屋裏一切都靜靜地，像一座古廟。

我餓得直抓着生菜吃——正在這個時候，保長忽然衝了來，後面跟着兩個穿灰衣服的丘八爺，手裏全握着駁殼槍，裝出一副兇人不眨眼的兇臉！他走的是個提籃子的前臉樣子，——樣子也蠻嚇人呢！——奔上來把籃子向我面前一擡，攸着腰，你處地。

「入！真把你老子累死啦！——怎麼沒事呢的？打水來！……怎麼想接也沒有呀？你王八入的沒愁沒死嗎？」他向我屋裏看了看，「他媽的，這又準是一筆苦寒了！看樣子就沒「油水」嘛，——「大概「油水」就是「洋錢」的別號吧？」

我真疑心這會是一個夢，我年青青怎麼會撞這大的亂子？保長果真就這樣幹嗎？我仔細看了看，站在我面前確鑿的是生活活的人，這決不是夢！我鎮靜的想來答句話，然而我愣住了！媽媽像瘋了！



# 山居樂

育

大平原的人，看到這樣的題目，也許會以為筆者是到足資遊玩的山水中，過悠閒的生活吧。其實現在我在四川，四川遍地是山，無論住在那兒都是「山居」。至於「樂」，乃是「樂趣」的意思，與「快樂」微有區別。

我來到XX山中，已經一個多月了。在抗戰首都看不見可喜的現象，這兒倒看得見。這些現象，都是勝利的預兆。

四川的富庶，的確是值得令人驚異。山居可以梯田，在我們北方人看起來，已是奇蹟；而四川山中的田，又大半是水田，並且都是一層一層密密的排列起來的，這就更奇了。四川的山，不是土山，有許多地方，都是上面僅有一層薄土，下面便是堅硬的石頭；但在這薄薄的一層土上，就可以生長五穀和菜蔬。山土的土非，肥沃，只要加上一點肥料，植物便能得到許多滋養。更奇怪的，有的地方本來是一片石，農人把上面鋪上三五寸泥土，也可以和普通田地一樣的長東西。這是我見所未見的。如果在北方也用這種辦法，那就不消幾天，一陣狂風一定能把泥土和種的東西一齊刮跑；否則一陣暴雨，也能把那片石洗刷得乾乾淨淨。——這兒的山和四川其他地方的山相類，不是五穀，便是樹木

，荒廢的地方極少。四川農民的勤苦，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得出來。這裏的雨量又好，過幾天總有一次甘霖，農夫吃飯，也還可以。衣食住行四件事，在一般老百姓看來，「食」似乎更要緊；只要食不成問題，別的都好辦。後方重地的四川，地利、人和、天時的條件既都完備，因此我們對於抗戰的前途當然是樂觀的。

來到XX以後，還有一件更使我高興的，便是壯丁訓練的成績。記得去年在武漢的時候，街上到處都能看見我們英武的士兵活躍的姿態。後來轉到重慶，街頭的風光就有些兩樣，遠不如武漢之有戰時的味兒。現在來到XX，雖然是在鄉間，雖然因看報紙不如在重慶方便，有時也許能使人不知前方打到怎樣的情況，但是看到這兒的壯丁訓練，依然能使人清楚的意識着我們正在與敵惡戰。

第XX補充兵訓練處的受訓壯丁，這裏有一部分。在這一個番號之下的壯丁總數，我們無從知道，但在這裏的，為數已經不少。試想一個小鎮就有這樣多的補充兵，我們還怕缺少與暴敵死拚的武士麼？這些壯丁，原來大半是面有菜色的鄉農，有的人像鴉片煙鬼，有的人真就是。然而經過訓練以後，用不了許多天，他們的面色都健壯起來，成

為真正的壯丁了。他們大半沒有受過普通教育，所以無容諱言的是有些笨拙。然而受訓以後，學會了演說，學會了打槍，學會了唱歌，同時還受到很好的政治訓練，立刻就得到許多奇巧的技能與知識。他們重病夫變成壯丁，由笨拙變成靈活，自己也覺得十分快活。更有意思的，他們還在學日本話，準備着到敵後見到大敵時，請他們繳械投降呢。他們都很高興，都以驅逐倭寇出中國為己任。是的，結束中日戰爭，能使中國得到最後勝利的，就是他們！他們的生活很苦，沒有受到許多優待，但他們並無怨言，都說：「中國是個窮國，大家應該給國家儉省！」

後方有這樣富庶的四川，又有這樣雄厚的武力可以補充，戰局還怕支持不下嗎？我的山居樂，便是因此。但這還是小樂；社工部有一首「剛官軍收河南河北」的詩，寫他當年在蜀中聽到官軍大勝後奔送而來的歡喜雀躍的心情。我們來到四川的「下江人」，現在既有山居樂，將來總會和社工部似的，領略一次平生不會有過的大樂！到那時，我們便可以「放歌縱酒」，「結伴漫遊了！」

× × × × ×

# 弔故居

老向

在重慶住了半年有餘的故居，再去看時，已經化成灰，化成一片瓦礫；只剩有一面山牆，不整不齊的在腥風血雨中矗立。我站在那裏，如癡如醉，不忍即刻離去。在俯仰之下，對此淒涼景象，自會令人感嘆；當這抗戰時期，敵人炮擊，早經我們料到，身毀幾條街道，並不是奇。只是滿目灰燼，不見一個故隣，未免惹人悲憤。

我住的那條街，原本是工人區，都是又矮又破的木屋聚集。我的故居偏是繁榮街道的開始，是一座三層的樓房，完全是磚砌的；遠遠望去，稱得起是出類拔萃，雞犬鶴立。那門口的青石階上，常有一羣孩子遊戲；看門的老二，也老坐在門口，早煙不住的吸。經過一段甬道，走上一層寬闊整齊的樓梯，便到了我的故居。那半新不舊的房間，排列着房東特製的木器，在裏邊我讀書，會友，休息，一氣待了七個來月，沒有一點不如意。那牆壁上，有三五個釘眼，窗子上有一塊帶着驚紋的玻璃，我閉着眼睛一想，還彷彿是住在那屋裏。那屋頂下落？好像蓋住我的頭，房梁壓住我的背，火舌從四面撲過來，塞住我的呼吸。如此奇恥，誰能忘記！

看那殘破的爐台，半片水缸，想起那三家彩用的小廚房。三家的女工，天天擠在裏邊燒菜煮湯。三個火爐燒着，三個湯鍋煮着，她們沒有說過一聲「受不了」。更大的苦處，更大的熬煎，她們都會經身受，飽嘗。阿香來自上海，先到了九江，次又到武昌，去年十月才沿江而上。張媽來自北平，經過綏遠，繞道陝西，到了四川，談起路途情況，她的聲最亮，話最長。還有一位老張，來自遼陽，與我談到安南的海防，親眼見長途汽車下山崗，好容易才來到重慶這個地方。她們苦談起各自故土，無窮的回味，無限的感傷。敵人使她們流離，痛苦，相與在一堂。她們有共同的痛苦，互相同情，互相照顧，互相幫忙。她們說：「不管怎樣艱難，必定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如今，這三個女工不知到那裏去安身，這廚房是燒得精光。但是她們既有來到四川的勇氣，早已鍊就身體如鐵，意志如鋼。個個都強硬把幾個女工職幹了都不可能，絲毫損失，我們必會教敵人加倍的賠償！

尋找樓下幾家的殘蹟，忽然想起那六七個可愛的小寶兒。四大的來慶，小小的團圓會走路，蹣跚蹣跚的也會跟着哥哥姐姐們跑。他們如虎，體格似豹，教人沒有合適的語言去讚美，可以說一個比着一個。他們有的來自上海，有的來自天津，有的來自青島，家鄉靠着海，他道。每逢唱著「打回老家去」，可以看到他們很認真的舉着拳，驟着脚。太壯了，彷彿要把山推倒。在市場上，他們看了壯了訓練，回來也排上陣，學放槍，學臥倒。作團長的是個女孩子，瞪着一雙圓眼兒，纏着一顆小臉兒，發號施令，一點也不笑。有一次，我從外面着來，大門口有他們佈置的小步哨，擋住我，不許進。說道：「戒嚴了！」這一驚，我吃的不小；同時也把人樂個飽。鋼鉄的時代，培育出鋼鉄的根莖，怕什麼火燒，怕什麼屋倒！孩子們的鐵拳會把這灰燼除掉，會把這房屋重造！

我坐在一塊石階上，彷彿看見了一個人，就是那位永不服老的楊胡子，他看守在門口好似一位大將軍。七十多歲了，還能自己縫補，自己綴針。耳既不聾，眼也不昏，還能夠呵呵大笑，也時常怒聲呵叱人。他最賺不起的是那些遊手好閒的男女，常常是正顏厲色的發訓四鄰。女工們洗鍋刷碗精洗一顆米粒，他若看眼裏，會把她們罵的不值分文。一塊破布，一根繩子，在他面前便都變成寶貝。每月的工錢由十吊增加到一元，他這守門的工作，已經作了三十年；他居然買了房子，還買了幾畝水田。提到這些，他臉上滿堆了笑紋。雖然勤儉，他並不貪婪，也不吝吝，他反倒是最肯儲蓄積資。寶貴的老李，那甘苦的老陳，都向他借錢作資本，都把他當作大恩人。啊，那位老頭兒，整天家把守在門口，不應該出門的東西，或是一位面生的來賓，他必定仔細盤問，絕不含混。我彷彿還見他銜着旱煙管，坐在瓦礫堆上，看守那一片灰塵。

看着對面山坡上那一堆灰，立刻便想起挑水的老根，啊，他真是一條好漢。一天到晚，離不開他那兩個水桶。一冬一夏，無論冬夏，他是一件破布衫，前後稀巴爛，頭上老像蒸籠，臉上總是流汗。他的身體粗的像他的水桶，巴掌賽過蒲扇。獨自個供給三十多家的飲料，難得他分配的那麼均勻，每家缸裏的水永不斷。他有個孩子叫世家女兒，不過十歲吧。天天招呼着兩頭豬，已經不吃閒飯。他的老婆也同他一樣壯健，一樣吃苦，一樣勤勞，在我對面一個山坡上，他們用青草，用席片，搭了一間草棚，自己住了一大半，那



一半，租給那賣糖片的小販。他是鄉下人，造城原為是避年荒，避匪亂。他富有鄉下人的硬骨與開拓的精神，什麼苦也能吃，什麼工作也能幹。當他重相壓在肩上，暴着筋，腫着眼睛；水一倒去，兩桶一空，立刻便唱唱喝喝，態度十分開散。看吧，這樣的漢子，我國至少還有兩萬萬。怕什麼房子倒了怕什麼火燒了！毀了蓋的，我們會有新的重建。

——只要到我的故居去過一遍，對我那些苦鬥一定永遠不會忘。那些男女工人，多麼壯壯，街道兩旁，都是小工廠。鐵匠的錘，日夜響；木匠的鋸，日夜忙。這裏有的是鐵花，有的是火光，有的是血汗鑄成的與國現象。這——

，最使敵人心寒，最教敵人膽寒。一人當百敵，狗急跳牆，難怪敵人要亂投彈，造成這一片瓦礫場。其實，「奮的不來」，掃除黑暗，就有明亮。我們那些男女老小，不怕任何辛苦，不畏任何困難。只要那些人造在，破壞了的自會重新創造，殘缺了的自會把它補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敵人積下的血債，總有一天教他加倍的還。同胞們，來，幹！一處新屋，一條新街，一個新的城市，一個新的中國，成就就在眼前！

二十八年五月四日夜於重慶北碚

## 婦女抗戰十二月 (調寄孟姜女)

晶清

正月裏來是新春  
小鬼胆敢欺大國

二月裏來柳色青  
救國不分男和女

三月裏來是清明  
誰說女流無胆量

四月裏來百花香  
賣花鬻餉新鮮事

五月裏來是端陽  
大街小巷都走遍

提起東洋無氣主  
佔了土地又殺人

叫聲妹妹你且聽  
抗戰到底要齊心

改裝從戎做女兵  
衝鋒殺敵不留情

紅桃白李採一籃  
拋頭露面走街坊

喚醒民衆在後方  
不辭勞苦又下鄉

六月裏來熱難當  
中華女兒不怕死

七月裏來秋風號  
勸君節省糧粉費

八月裏來是中秋  
勸夫訓子齊努力

九月裏來菊花黃  
醉生夢死是敗類

十月裏來天漸寒  
趕製棉衣約姊妹

冬月裏來嚴寒天  
自己無錢手藝好

臘月裏來雪花飄  
酒肉送到前方去

將士血戰在前方  
奔走戰地救傷亡

難民討來苦難熬  
救人一命功德高

賣國求榮實可羞  
殺敵激人下不休

精神動員到女郎  
國不存時家亦亡

苦戰將士衣袋單  
剪截夜裡刺更深

救濟人人把錢捐  
縫衣織布我爭先

慰勞不怕路途遙  
醉飽好去立功勞

# 戰地歸來

午

到豫北及晉南前方已過一年，所見所聞及個人生活情形曾寫有幾篇報告。現在得機會回到洛陽，算是一年餘來第一次回到後方，特就一般人所關心

的事情寫一點。

回憶去年一月間由漢口出發赴豫北前方的時候，說是往敵人的後方去，料想一定危險很多，朋友們都很關心，自己也抱了很大的決心。要去拚殺一場，不料想在敵人的後方，是百分的安全。這原因是人人都知道的：敵人只佔了我們的交通線和幾個重要城鎮，其他廣大的面積，甚至很重要的城鎮，還在我們手裏。在那裏我們可以很安全的訓練軍隊，農民照常耕作，商工照常販賣與製造，甚至各村鎮還照往年舊例演戲慶祝新春。而且敵人的飛機顧不到這些村鎮，沒有餘力去轟炸，這也是前方較後方安全的原因之一。

敵後與我們的後方政治中心還保持很好的交通，軍需和給養常能源源供給，這是很好的情形。惟有我中央的宣傳品及有關抗敵的書報雜誌不能運送到前方，這是很嚴重而亟待設法解決的一個問題。在前方工作的青年及地方知識分子都渴望到中央的宣傳品及一般的刊物，然而在前方得到一本刊物比上天還難。作者於一年中接到一本「抗到底」合訂本，在前方的朋友們爭相傳誦，簡直成了一件寶貝。在前方工作的人是渴望着知道抗戰的動向及中央的方針的，然而他們所能得到的只是無線電收音機所收到的一些斷斷續續的消息，各部油印出來的小報，甚至「抗建國綱領」都未能普遍的傳播。士兵需要畫報，然而後方的畫報一張也到不了前方。原想洛陽一定有新出的刊物，可是搜遍全市也找不到一份！前後方文化上的隔離，這是如何危險的事呵！甚願負責任的人趕快想個辦法。

通俗讀物是民衆所歡迎的。老向著的一抗日三字經」在作者所歷各處翻印，各地小學多採用為課本，粗通文字的人更讀得津津有味。交口稱贊。這證明用舊形式寫新題材的方法是對的；文章必須「通俗化」了，合乎民衆的口胃，纔能下鄉。有志的文人應該多下功夫。政府亦應盡提倡之責。

中國的鄉下民衆並非如城裏知識分子所想像的愚蠢如鹿家。事實逼得他們的「國家觀念」增強，他們對抗戰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切負担，他們知道是為國家。雖極繁重而不出怨言。所以青年學生不要得不再一批一批的去作「組織民衆」工作，要緊的還是去投軍，去拿槍帶兵打仗，或者去到前線作救護員其他更實際的工作。前方各村鎮的牆壁上已貼滿標語了，已經「無隙可乘」了，組織民衆應由行政機關負責去作。只要軍事的紀律不大壞，不搶劫老百姓，老百姓會拿他全部的力量貢獻給抗戰的。所以重要的還是整頓不良軍紀，嚴明其紀律，使不擾民，打日本。

敵人在企圖用游擊戰爭，然而我們的抗日部隊好像是在遍地生長起來，只要我們不投降，他是越趨越不消的。敵人因軍需供給缺乏，常常離開其所佔據的城市到鄉下來搶掠食料牲畜，衣服財物他們一併搜去。敵人出來「游擊」常常帶着搬運的車輛，一得子便去滿載而歸；所以他們已經變成真正的主匪強盜，不久或許要變成流寇，請待我們剿除。

中華民族的復興力量是特別大的。我們的軍在戰鬥，我們的農工商在稍有可能之情形中仍然工作，地是一畝也荒不了的，房子每天被炸，今天他又把它修起來了。我們有堅實而可靠，開明而愛國的民衆，工人，與商人；國運的隆替全看我們的上層人物及所謂知識分子是否能摒除野心，摒棄私見，不貪污，不敷衍，憑良心，救國家。

民國廿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於洛陽

# 徵文通告

- 一、徵文：十萬字以上創作小說，中選者一部，由本會組織專門委員會評選決定。
- 一、題材限於：(一)前線的戰鬥情勢，或(二)淪陷區域的生活動態，或(三)後方生產建設的進展過程。
- 一、中選者受契金一千元。
- 一、收稿期本年十月底截止，送交或郵寄重慶信箱二三五號，外地寄稿以發件的郵寄日期為憑。
- 一、評選決定後，除專函通知中選作者外，另再登報通告，可能時並舉行授獎儀式，期限至遲不能在明年二月一日以後。

## 說明

- 一、此次徵文，為本會受貴陽中央日報社，宜昌武漢日報社之託，獎金由兩社捐出，但評選實權完全在本會。
- 二、中選作品，除獎金外，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有優先發表權。另送發表費，每月月終付出。
- 三、評選決定發表時，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同時連載，連載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以上。連載完畢後，作者即可用單行本發賣，但得在封面上，或封面包紙上註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定中獎作品」字樣，并得贈送本會及兩報社共一百部。
- 四、如中選者以外，另有優秀作品，本會當設法表彰，幫助作者出版。
- 五、投稿者須另紙寫明姓名，發表時用的名筆，可靠的通信處，作品題名，及簡單的寫作經過「附在文稿前同時寄來，不得把姓名寫在文稿任何部分上面，郵寄包紙上須註明「應徵小說」字樣。
- 六、文稿須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七、戰時交通困難，後方也不免受到空襲的危險，作者須另留底稿，郵寄時且須掛號。
- 八、收到文稿後不發回信，但落選的作品當分別寄還作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啓

抗到底 半月刊

第二十五期

週年紀念特大號

編輯人 何容

發行人 王向辰

通訊處 重慶公園路青年會  
宿舍二一七號

重慶武庫街七號

總經理 華中圖書公司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定價 每冊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國內 零售郵費在內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五分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證字第八四三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